

后浪

PILULES BLEUES

蓝色小药丸

[瑞士] 弗雷德里克·佩特斯 编绘

陈帅 易立 译 后浪漫 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卡蒂就是让我一直念念不忘的

那个熟悉的陌生人

但当命运终于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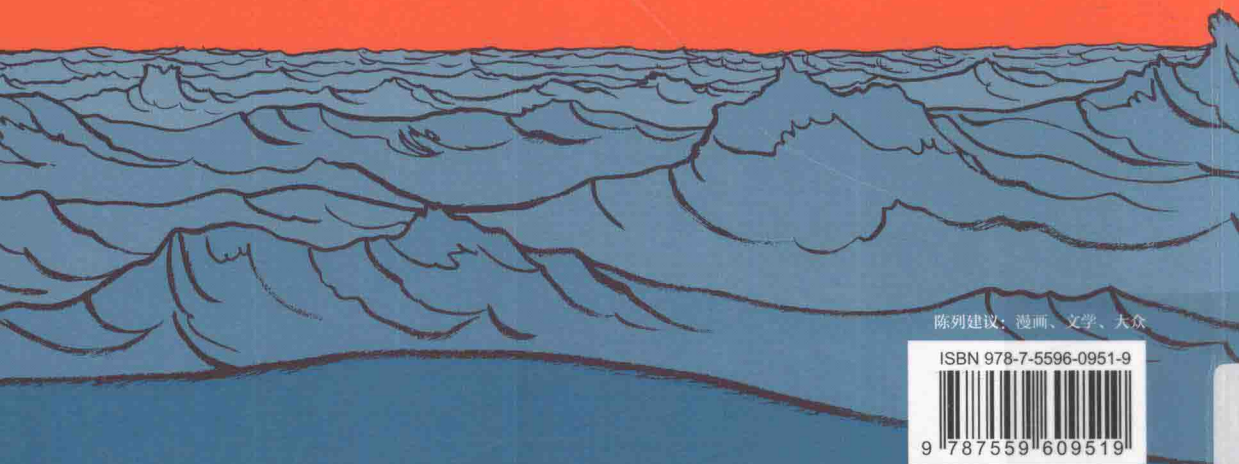
我才知道她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她4岁的儿子也是

平凡的爱情童话从幸福的云端跌落到冰冷的地面

面对需要终生服用蓝色小药丸的母子两人

我的爱情和生活要以怎样的方式继续？



陈列建议：漫画、文学、大众

ISBN 978-7-5596-0951-9



9 787559 609519

定价：45.00元

PILULES BLEUES

蓝色小药丸

[瑞士] 弗雷德里克·佩特斯 编绘

陈帅 易立 译 后浪漫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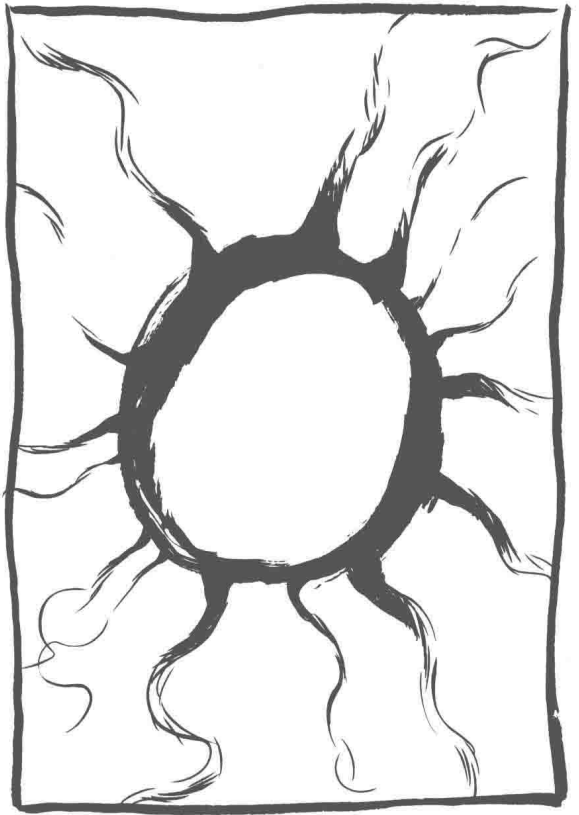


识别 (discer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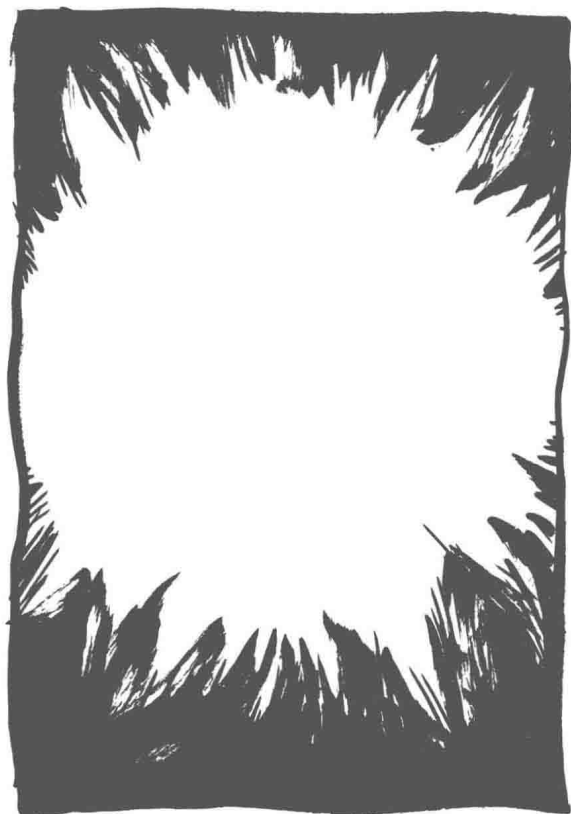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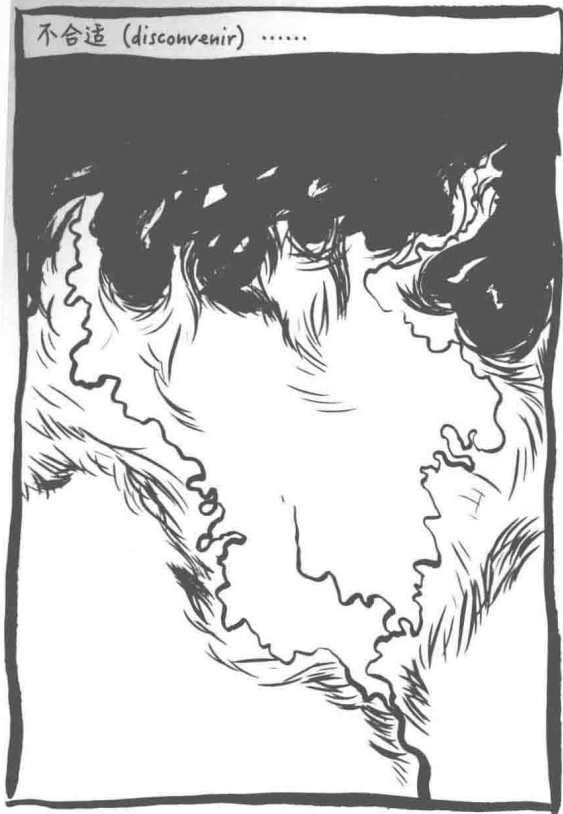


纪律 (discip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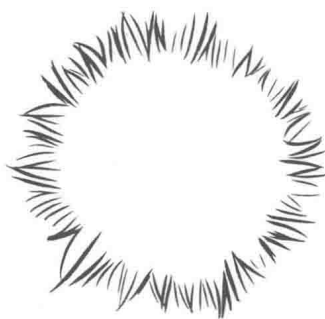




不合适 (disconvenir)



啊!找到了!不和谐 (discordant)*!



* 以上是主人公在查法语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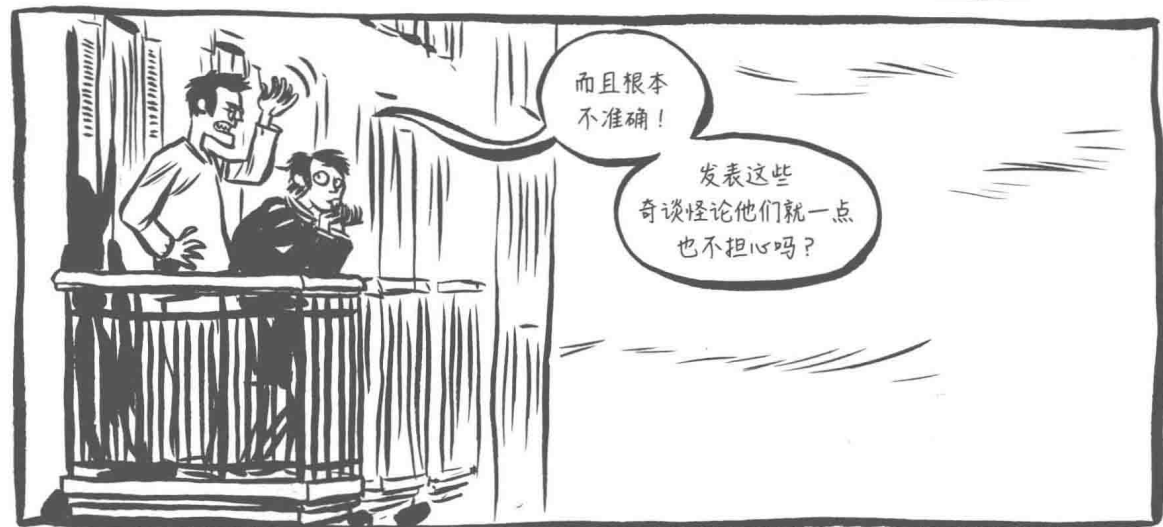
不和谐：阴性词尾
加 e；形容词；不恰当、
不协调、不统一。例如：
不和谐的声音……

还有一个地质学
中的定义：用来形容
一个地层不整合地覆盖在
更古老的地层之上。

妈的，
难以置信！

你确定这是医生的
原话？！

“一对不和谐
的伴侣”？！





你觉得我们是……
呃……不恰当、
不协调的一对吗？

那个地质
学定义就更
别提了！



我爱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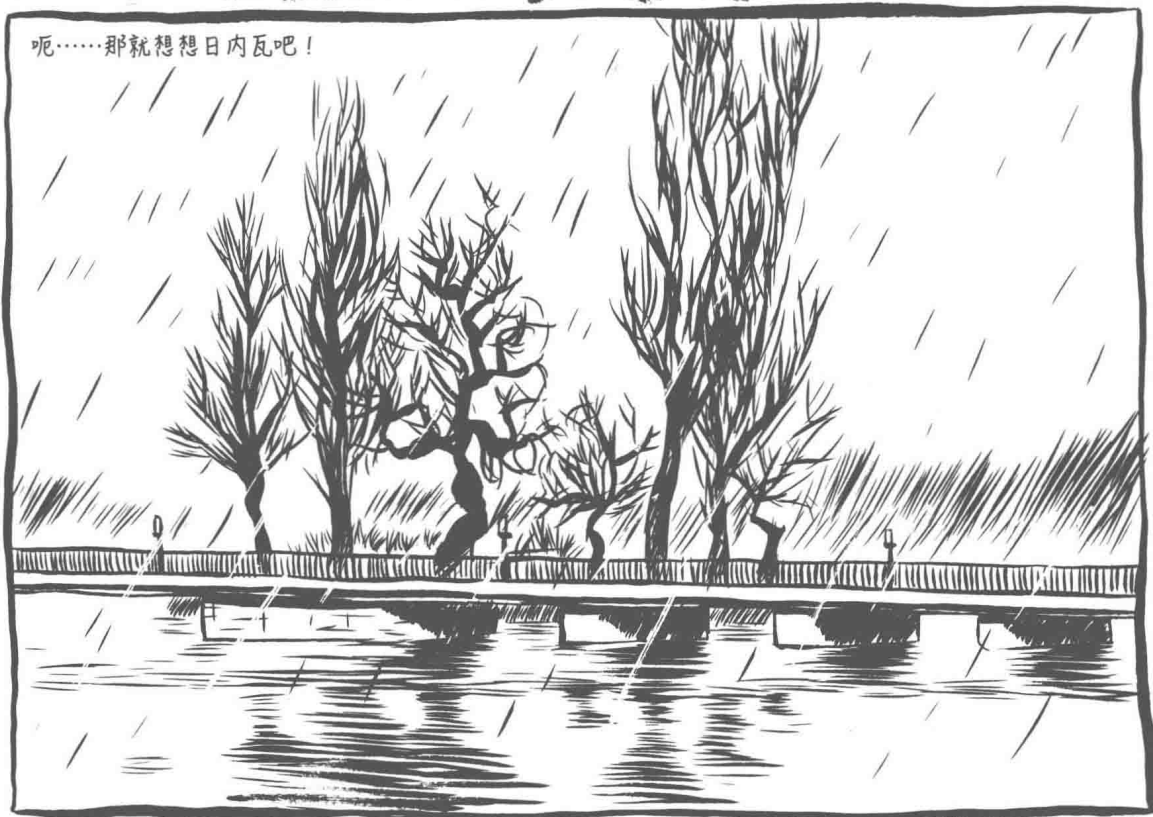




我可以轻易想象出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有点学究气，几根灰色的头发，一副蓝绿色的眼镜，搔着他三天没刮的胡子对我说：“哦，你慢慢会觉得，纽约不过是一座村庄……”



呃……那就想想日内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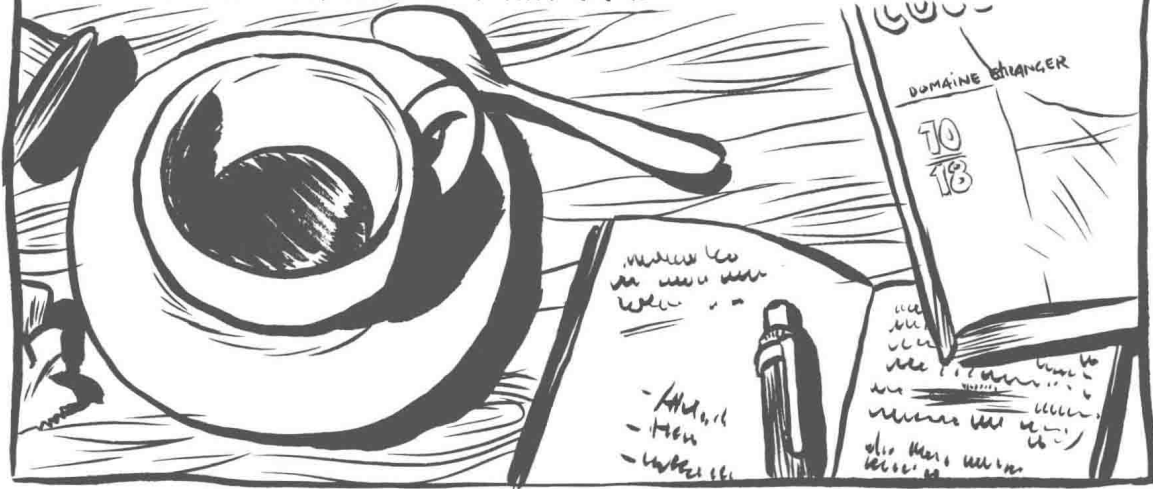
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你便会思考：在这么多熟悉的面孔中，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张陌生的脸？大概是由于这座城市永恒地孕育着一个又一个陌生人……



在它每一次缓慢而必不可少的呼吸之间。



时不时地，在这些陌生人中，总会出现几个与众不同的人。



你会对他们一见如故，就算在街角偶遇，你也不会感到惊奇，你还会在听音乐时无意中想起他们……



夏天，我爱夏天……那是六七年前，在这个县的一座富有的小镇上，一栋带泳池的临湖别墅里，家长们都外出度假了。一个微微放纵的夜晚，日内瓦的富家子弟们都沉溺在享乐之中。入夜了，天气仍然燥热。



我记不清自己当时在那里干了什么，大概是嗑了药，正在犯迷糊，这是那时候常有的事。居伊夫应该也在场，有他在，“精神药物”管够……



还有亚历克斯，有他在，鬼点子管够。

兄弟们，
去泡泡水
怎么样？



还有两个疯丫头，卡蒂和吉蒂。吉蒂是居伊夫的妹妹，我们就是在他们家。

吉蒂！
香槟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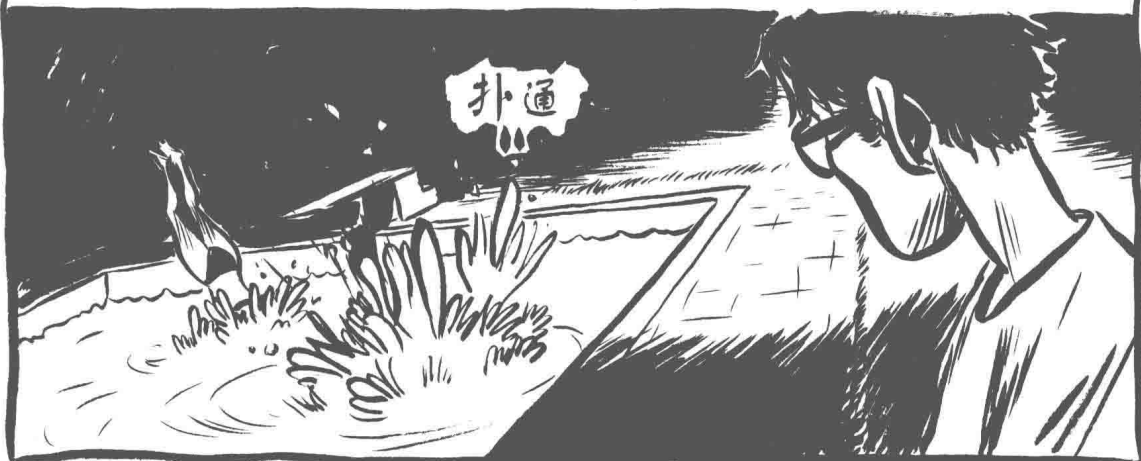
一直到那一刻，一切都很寻常。我挺喜欢卡蒂，她让我印象深刻。

来啊！
都到水里去！

好啊，
呢……
好主意。



她一下就跳进了水中，毫不犹豫。在她浮出水面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这个肆无忌惮的女孩儿在她的白色T恤下什么也没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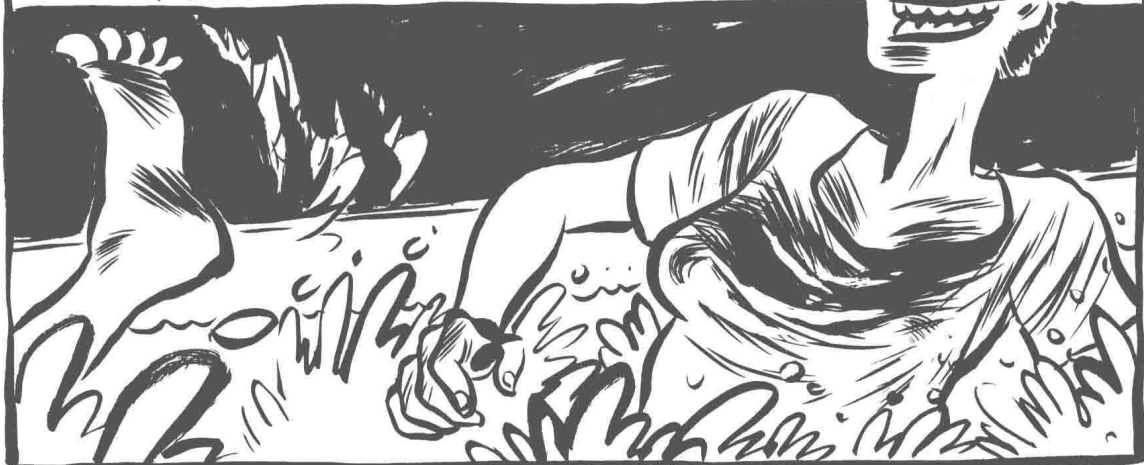
总之，当时我的心中有两个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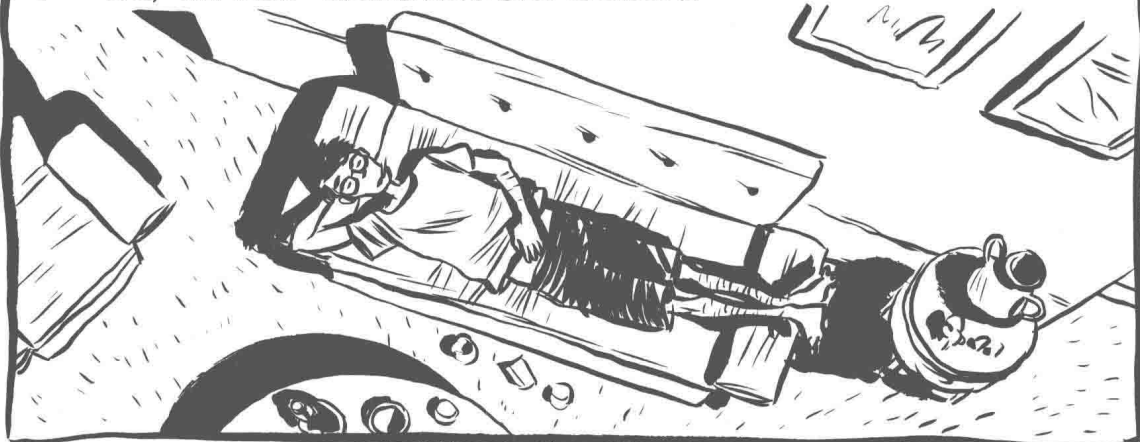
第一：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孩，能穿着湿透的T恤在泳池里喝香槟，同时还能保持格调和品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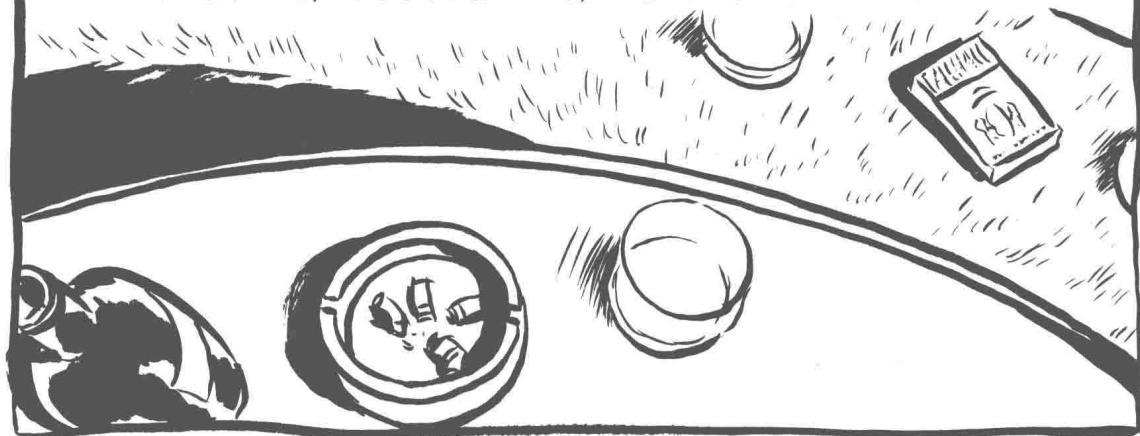
第二：天哪，多美的胸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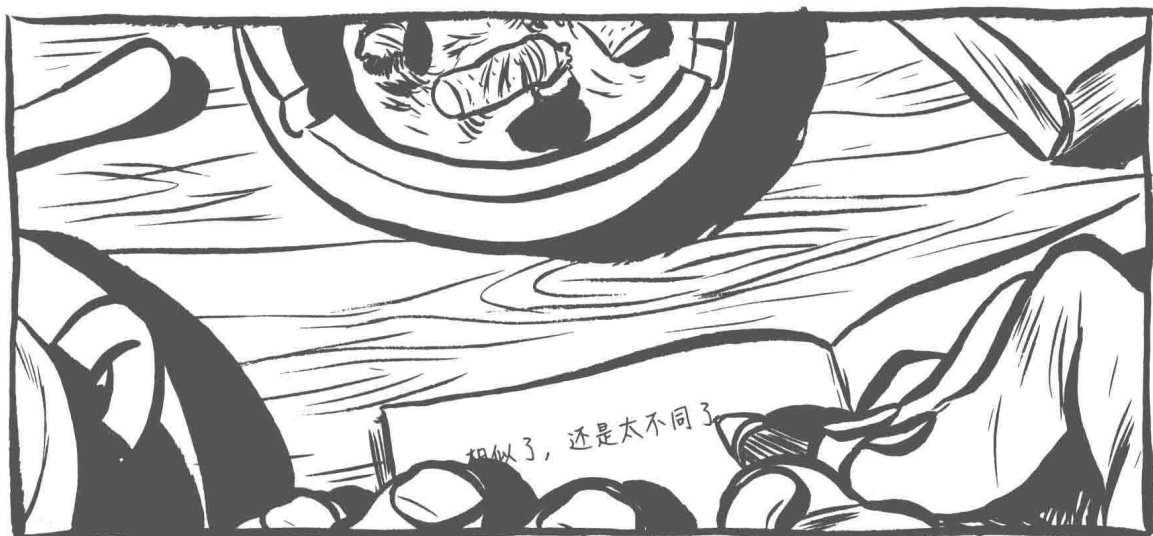


之后，她和居伊夫一起离开了，然后吉蒂和亚历克斯也走了。我呢，我当时是否有女朋友，记不清了……总之，我那晚是在一张超级柔软的米色皮沙发上度过的。



我当时应该是十九岁，她二十一岁。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我。我们肯定说过话，我肯定结结巴巴……我记得问过自己，我们俩到底是太相似了，还是太不同了……





相似了，还是太不同了

那晚本该像其他的夜晚一样被遗忘，但由于很多原因，它却成了我青少年时期将尽时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



呃……
老板？



不好意思，
老板……

打扰一下！



之后的几年里, 我见到她的次数屈指可数, 至多不过一年一次……



正符合这座城市制造偶然的频率。





第二次见她是在去另一个亚历克斯家的路上，大概是在一年以后……



她出现了，在距离地面 1.5 米的地方。

真有意思，
居然能这样碰见你！

你住在附近？

呃……不不，
我是去亚历克斯家，
他住在六楼。

真想不到！

你呢？

我就住在这里，
我刚搬来不久。

你的山羊胡
不错！

显得你更
成熟了……

哈哈！那你呢，你的头发
染了点棕黄色，嗯？

这显得你更……
呃……

反正就是很
漂亮啦！

这一切太戏剧性了。

你有五分钟时间吗？
上来喝一杯怎么样？

我记得，我进了她家……



待了五分钟……



我一直站着……



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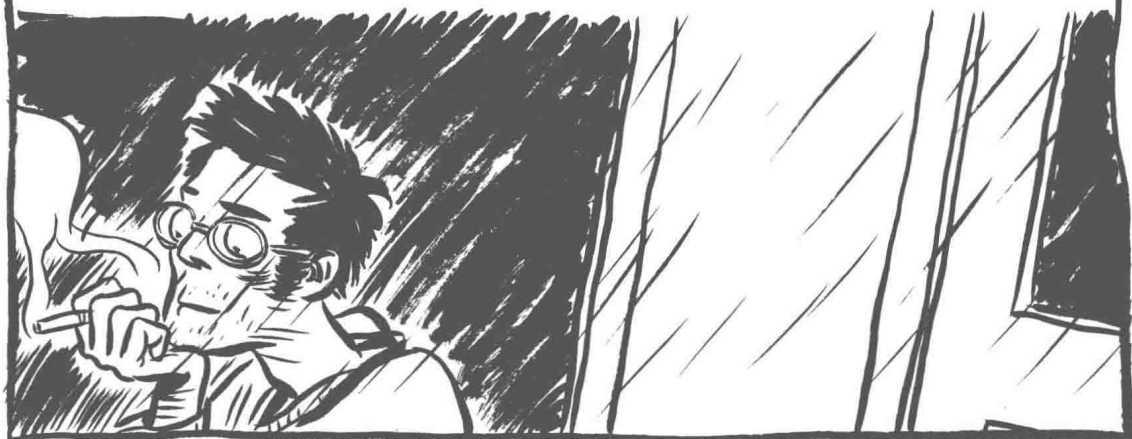


像肥皂泡一样美好而短暂……





之后的几年中，我听说她结婚了，还当了妈妈。她搬到了那栋楼的五楼，就在亚历克斯家的下面一层。



我在1999年的夏末还碰见过她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处于极度自我封闭的状态，心情很糟糕，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







接着，是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即将到来的新年派对让我连续几周都忧心忡忡，我实在希望能用最平常的方式度过这个跨年夜，然而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它却成了一个使我难忘的记忆。



我和很多朋友约好在夜里一点，也就是派对的例行活动结束后聚在一起，大吃大喝一整夜。



地点是亚历克斯家（就是住在六楼的那个亚历克斯）。

就是说我们
不能一直胡说八道，
你懂的……

嗯！

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
惩罚……

哇！牡蛎
和鹅肝酱！

我喝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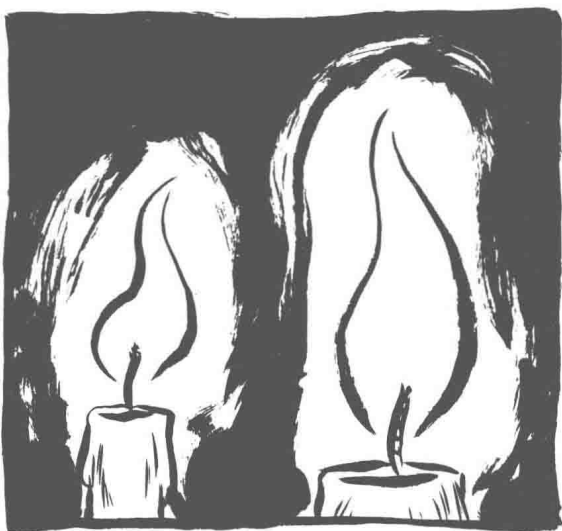
只要
爱这
上帝。

唔……

吸溜

卡蒂出现了，孤身一人，很低调，像一个影子……

她不在我的朋友圈里。我想她已经不属于任何圈子，
她只是以楼下一邻居的身份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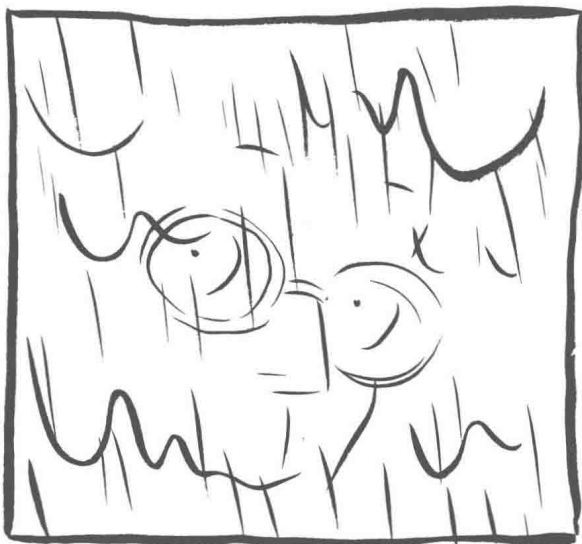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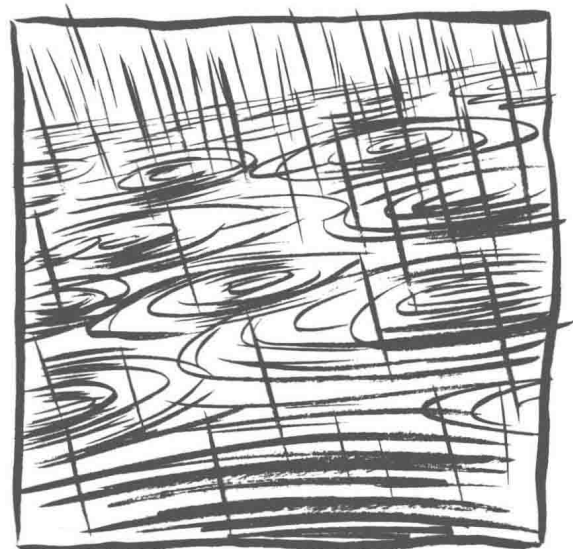


随着派对的继续，在某一时刻，我正好坐到了她旁边……











这雨像上过油的机器一样，节奏均匀，滴答、滴答、滴答……没有一点不协调的音调，最多也只是雨滴之间那点自然的停顿……



不久后我们又见面了，在一间小咖啡馆里。在这个阶段，很难说我们的相遇是出于偶然还是命运使然。



我们外出约会，看电影——一部阴森的电影，好像是阿托姆·伊戈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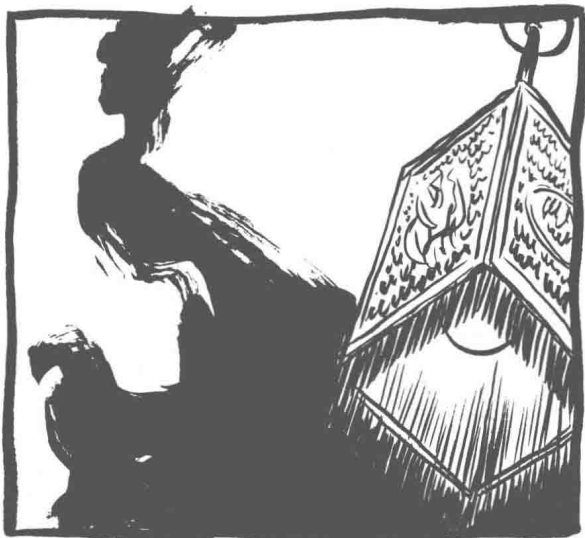
我们讨论、挑衅、讽刺，时钟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融洽的相处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在我家共进晚餐……



*阿托姆·伊戈扬 (Atom Egoyan, 1960—)，亚美尼亚裔加拿大人，著名电影编剧、导演、制片人。——编注，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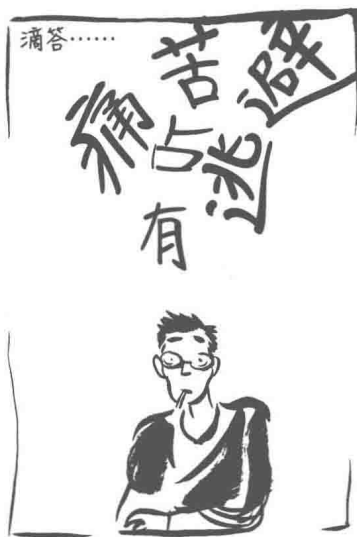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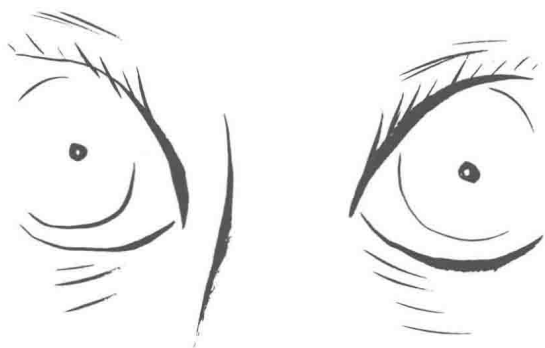






*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病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病毒，是一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1981年首次在美国被发现。

我给了自己一秒钟时间，让那些最极端的情绪在我的脑中和我的心里蔓延……



我挺得直直的，就像一座灯塔，为了给她力量，也因为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

留下来！
我想让你留下来。

我想让你在这里过夜……

但事实上，我就像个乱了阵脚的小男孩……

不管怎样，你既然告诉了我，肯定是事先想到了这些的，对吗？

在上学第一天，站在她教室的门口迈不动步子……

你说你想让我留下来过夜？

那是漫长的一夜，辗转，温柔，但没有性……

第二天，她很早就离开了。



叮咚



中午，我的厨房里挤满了人，这是我们日常聚会的场所。之后我去安古兰*待了四天。



喂，你看起来糟透了！

嗯……

嘿！
我们来
做意大利
面！

好了好了，
快停下，还
是我来吧。

你昨晚
和一个女孩
过夜了？！

我，
我什么也
不会说的！

*安古兰 (Angoulême)，法国西南部城市，因每年举办世界第三大漫画节“安古兰国际漫画节”而闻名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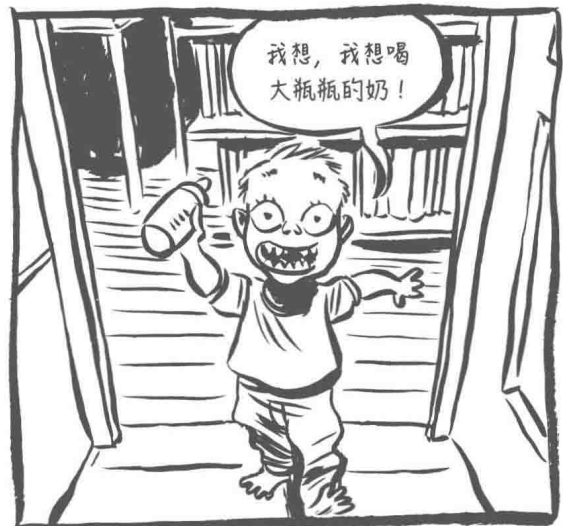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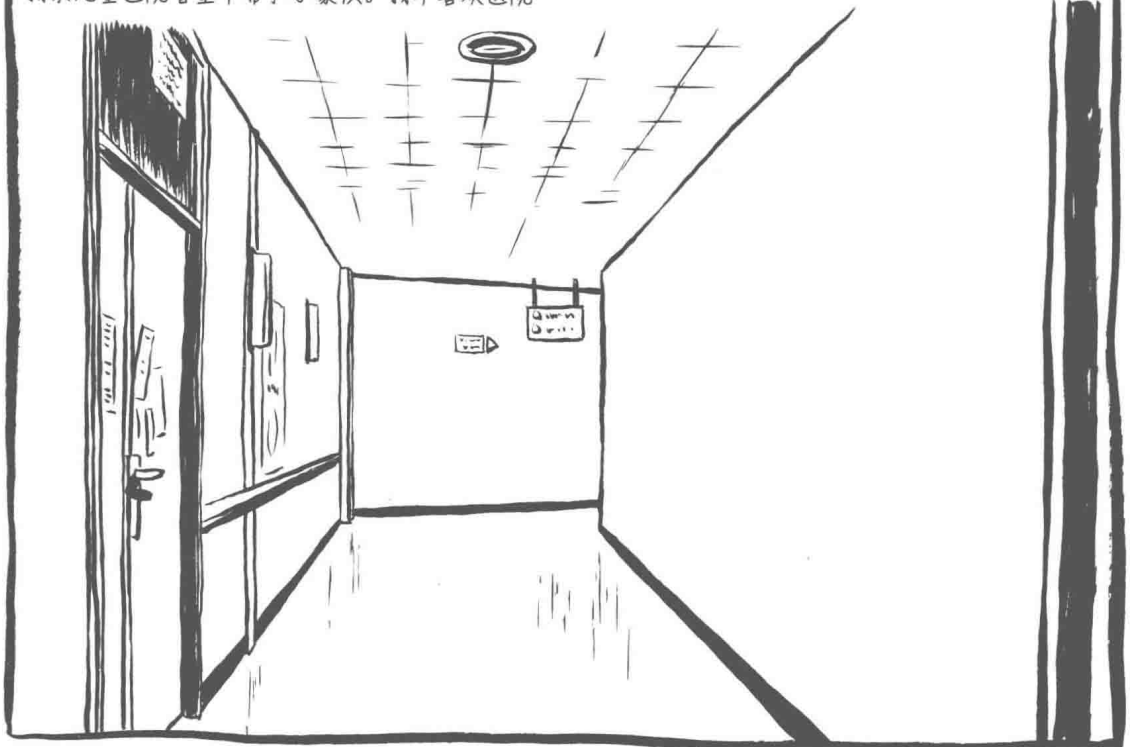




现在是2月12日星期一，21点03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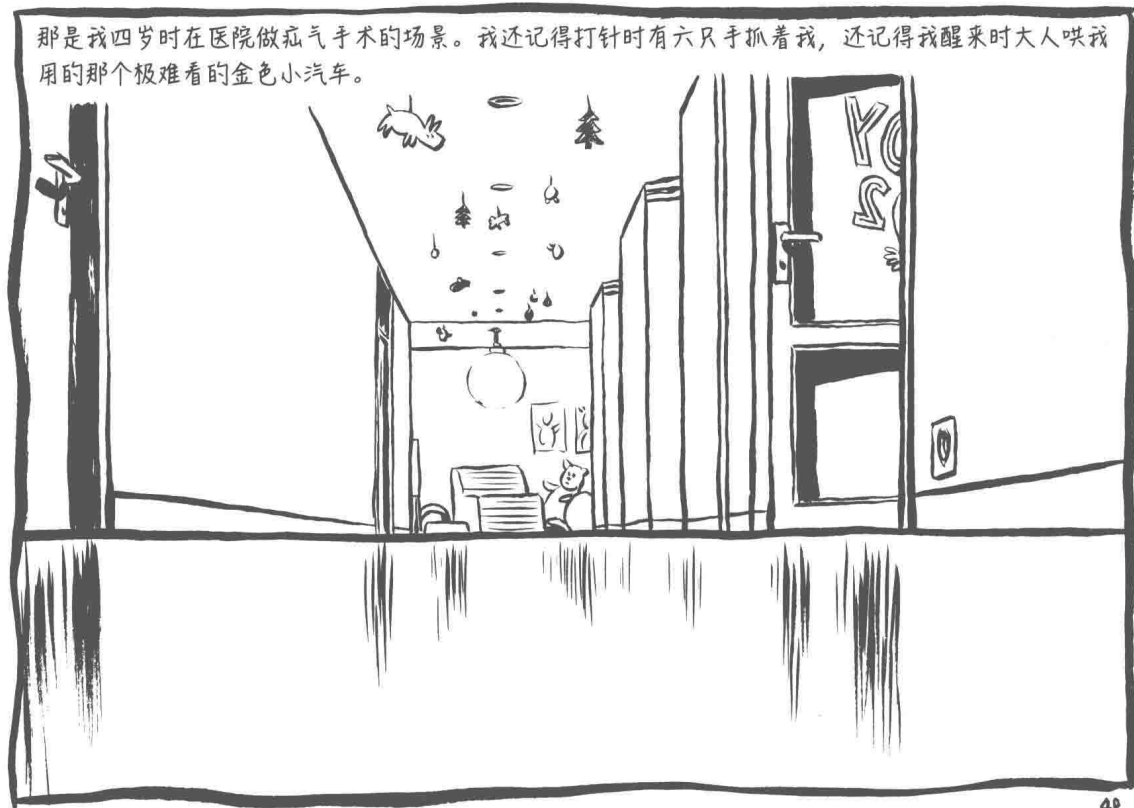
我来儿童医院看望卡蒂和小家伙。我不喜欢医院……



当我回头望向模糊的走廊深处时，我人生中第一个真实的记忆被唤醒了……



那是我四岁时在医院做疝气手术的场景。我还记得打针时有六只手抓着我，还记得我醒来时大人哄我用的那个极难看的金色小汽车。



此时，小家伙刚满四岁不久。走廊有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家具应该是苏联时期的，窗帘是暗暗的橘黄色，护士们长得很丑但都很和善。



卡蒂和小家伙是下午六点到的。他们今晚会在
这间病房里过夜，明天大概同一时间出院。



事实上，情况并不严重。他们是来做牙科
手术的，因为小家伙生了很多“奶瓶龋”。
明天早上，他需要全身麻醉。



尽管从第一天起我就很欣赏卡蒂处理这类情况的从容态度，但这次我还是感觉到了她的不安。她不得不回答很多关于小家伙 HIV 阳性的例行问题。



而我呢，当我看到小家伙躺在病床上时心情很复杂。我不由得想到他是摆脱不了医院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都得带着潜伏的疾病活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凭借着信任和天赋，一些人敢于把生命交到完全陌生之人的手中，只因为这些陌生人拥有科学技术，甚至只因为他们已没有别的选择。这种勇气一直以来都深深吸引着我。



总之，他早已熟悉了这样的环境。



他看《小飞象》*，吃快乐儿童餐，安心，平静……



我去趟
厕所。

马上
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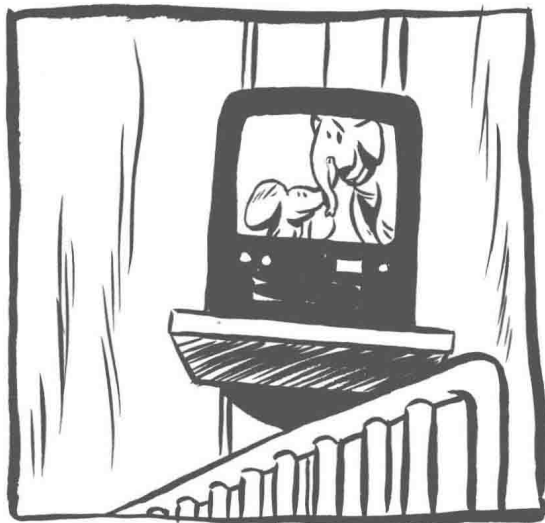
妈妈妈妈！

我马上
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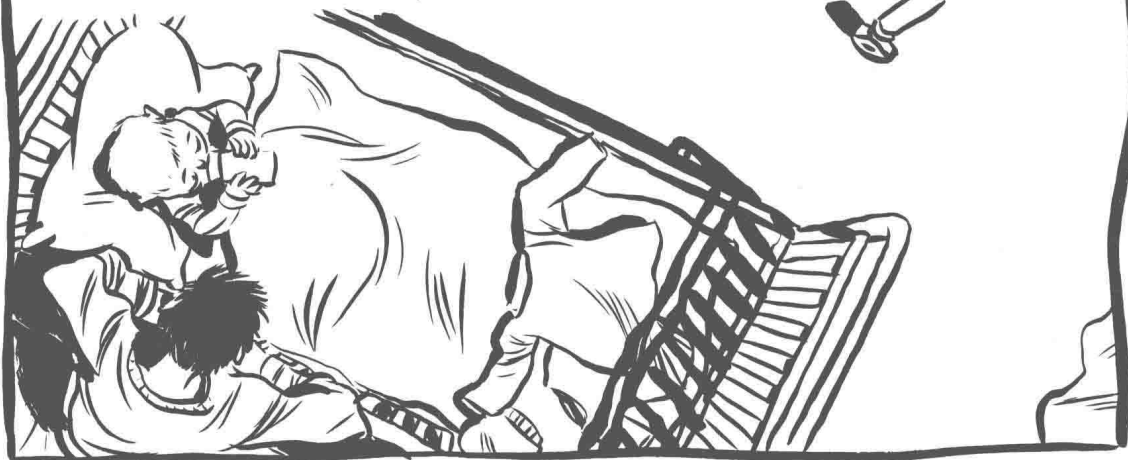


*《小飞象》是迪士尼出品的经典动画电影，讲述有着一双大耳朵的小象丹波的成长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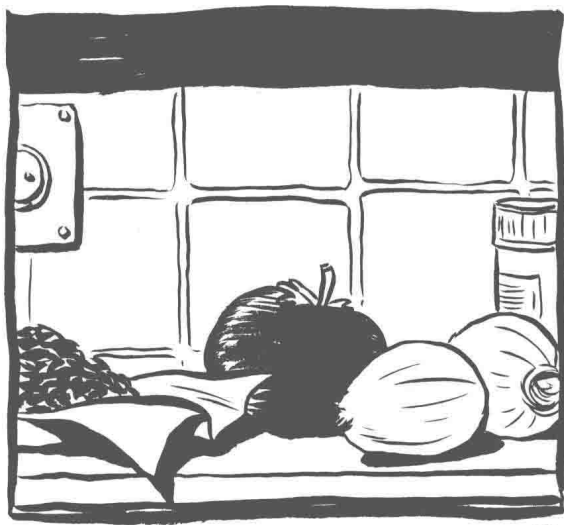




我和他的第一次交流大概是在一年前，也是从一个幼稚的问题开始的……



卡蒂正在找房子，她当时暂住在在一个外出的朋友家里。按照之前说好的，我去那里过夜，并且由我来做番茄肉酱意大利面。



在那以前，我是从不会特别在意小孩子的。



我都是用成年人的方式对待他们，用真实的个性和他们交往。



我对他们一视同仁，但大多数小孩很快就会惹恼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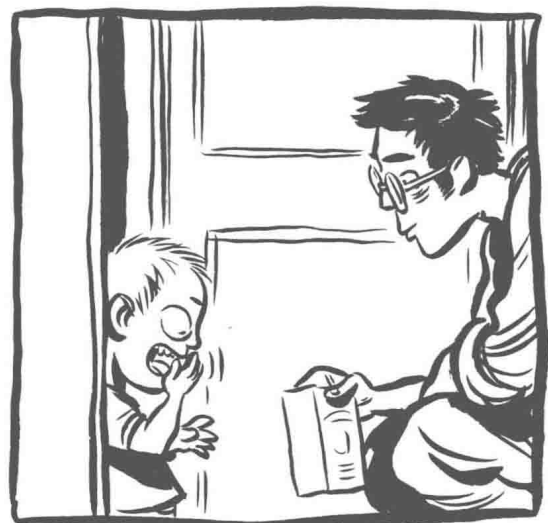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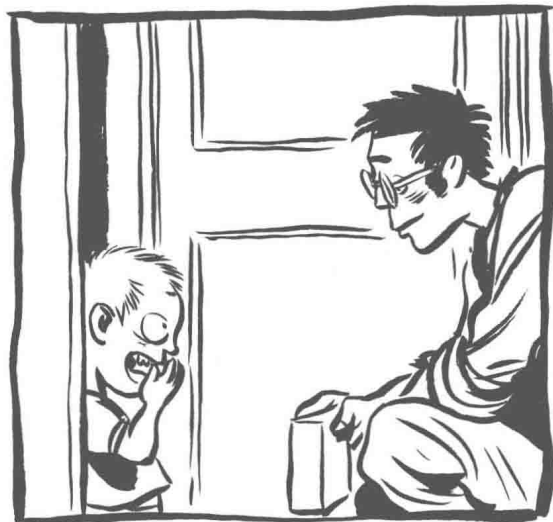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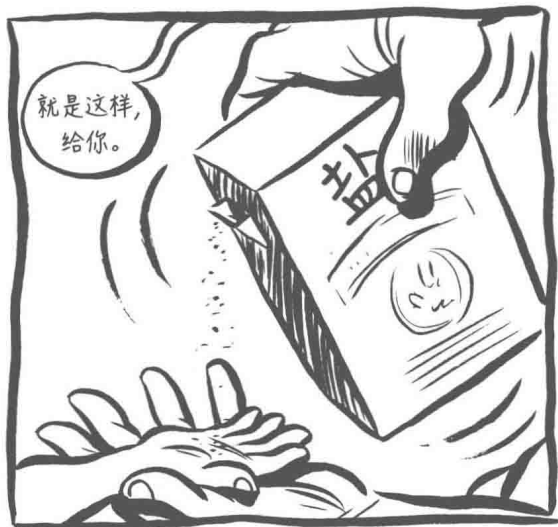
他出现了，病怏怏的，顶着个外星人般的小脑袋。我猜他刚刚是在客厅里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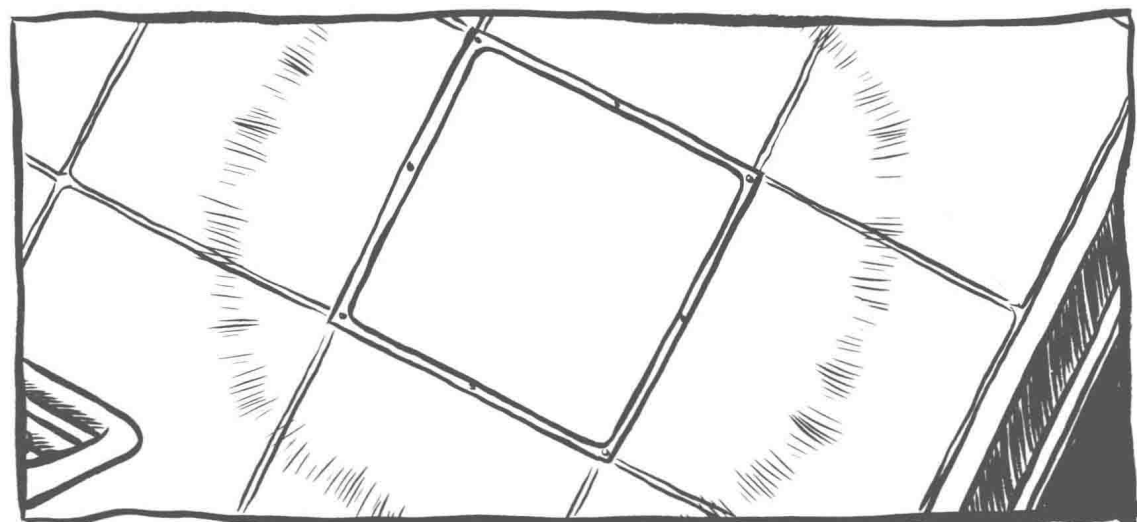


* 科学家将人类与外星生命的接触事件分为三类，其中“第三类接触”指与外星生命进行直接接触，如清楚地看到外星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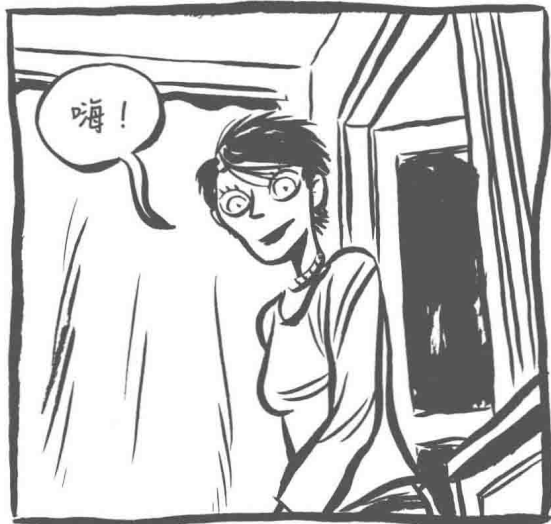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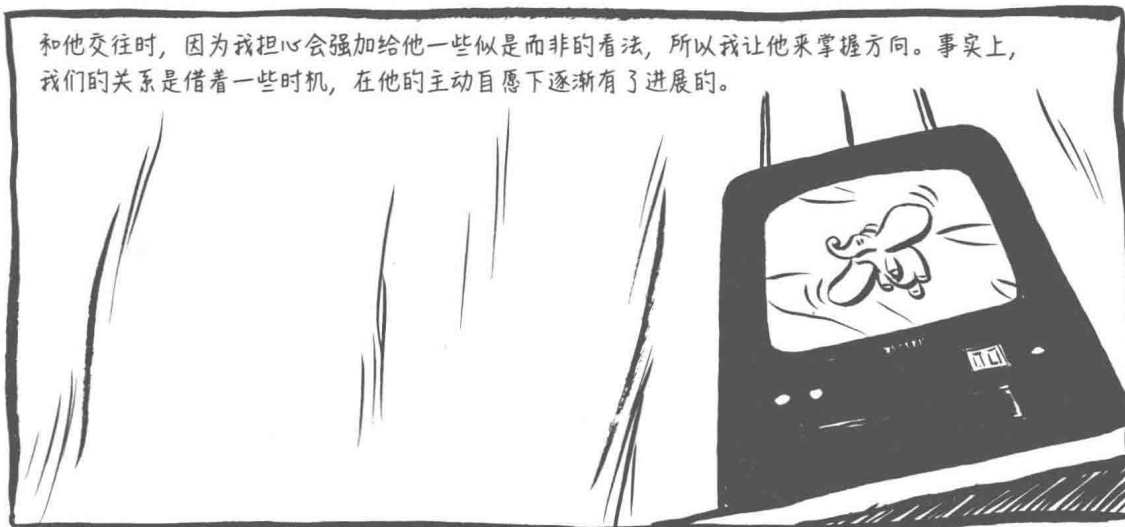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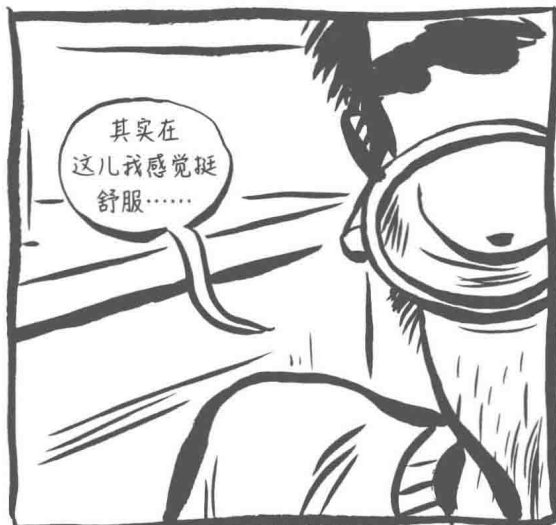
我早就知道我能和他相处得好，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发展成哪种形式。



即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比如这个春日 的下午，卡蒂的公寓里挤满了人……



对小家伙来说，他们都是陌生人。





他第一次主动过来黏着我……



一点陌生感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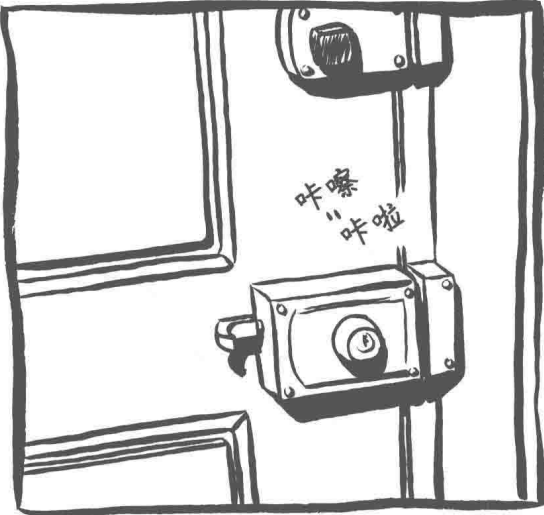
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情感寄托。



我很感动……这种感觉微不足道，同时又沉甸甸的。



但有些时候，我又发现在他的小脑瓜里，情况有点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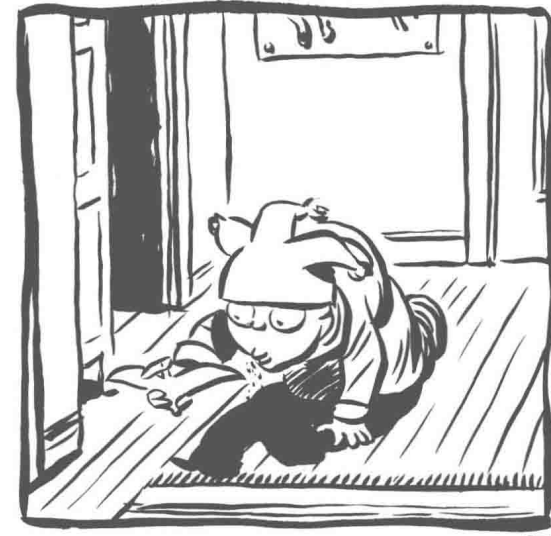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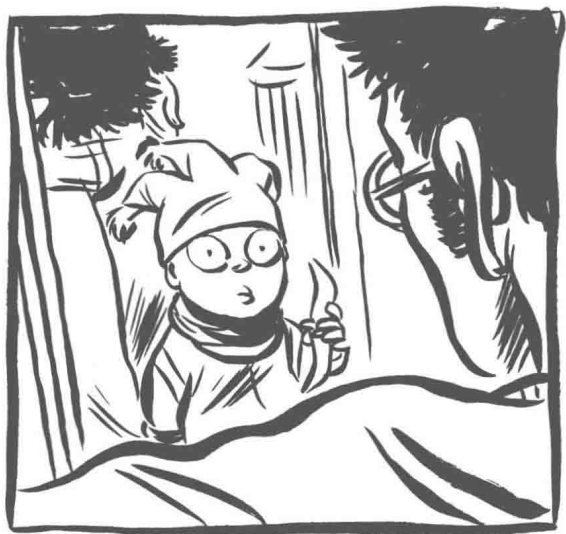


尤其是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当他在他爸爸家待了一天 after……



晚上他回到卡蒂家时……





我也还记得我第一次生气地斥责他时的情景。

来！你至少
要吃一点！！

不要！

我看他不听话，把他妈妈逼急了……

看电视！
我想看电视！

如果你再这样就
给我上床睡觉！我会
把电视扔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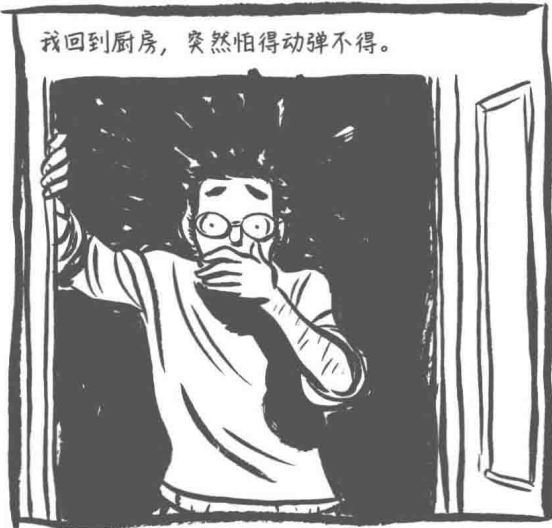
吓吓！
我不吃！我不喜欢
意大利面！

嘿，看看你干的好事！
见鬼！

我已经够累
的了，你知道啊，
我真的要发火了！



我回到厨房，突然怕得动弹不得。



我……
我会不会太
凶了点？

不知道……
我觉得还好。



几分钟后……



他出来了，听话又温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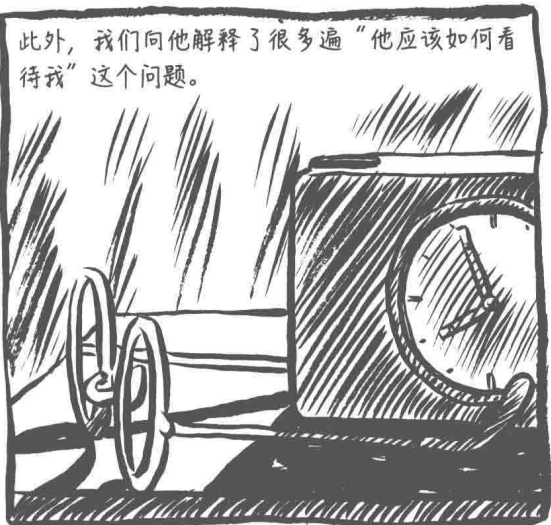
啾——



之后，这段小插曲按照同样的剧情时不时重演。我和卡蒂对此思考了很久，我想小家伙需要挑衅我的权威，借此证明给他自己，也证明给我看：这个位置属于我，这是他让给我的。



此外，我们向他解释了很多遍“他应该如何看待我”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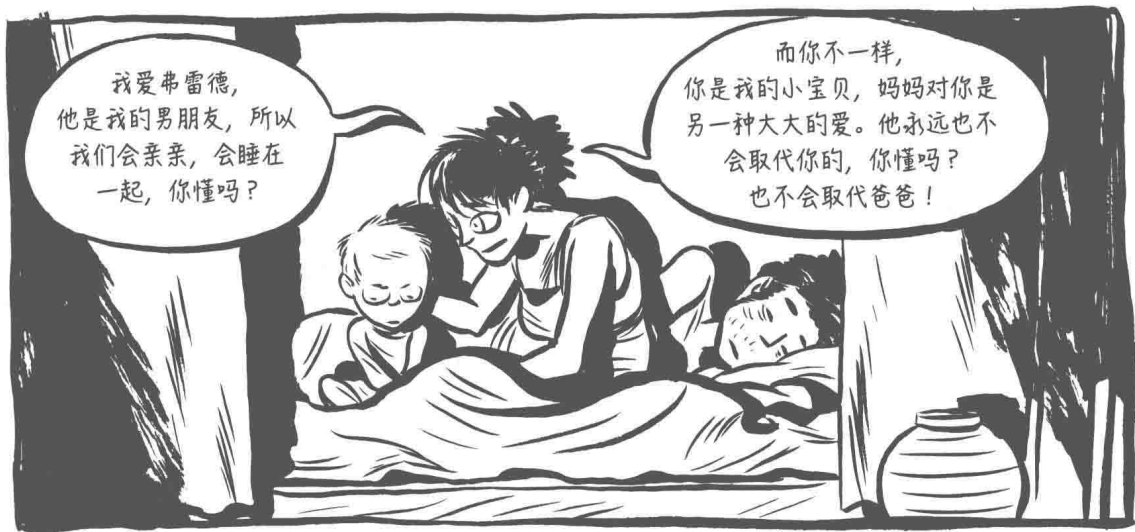


你知道的，
这没什么可
生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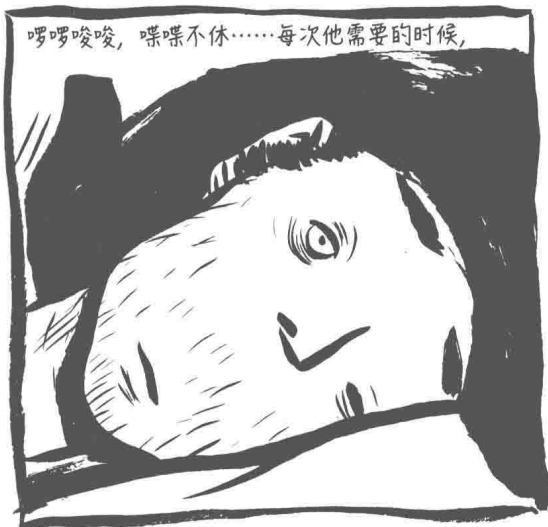


我爱弗雷德，
他是我的男朋友，所以
我们会亲亲，会睡在
一起，你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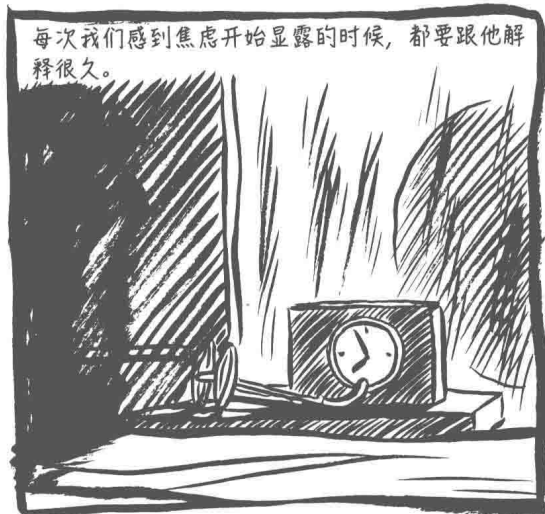
而你不一样，
你是我的小宝贝，妈妈对你
是另一种大大的爱。他永远也
不会取代你的，你懂吗？
也不会取代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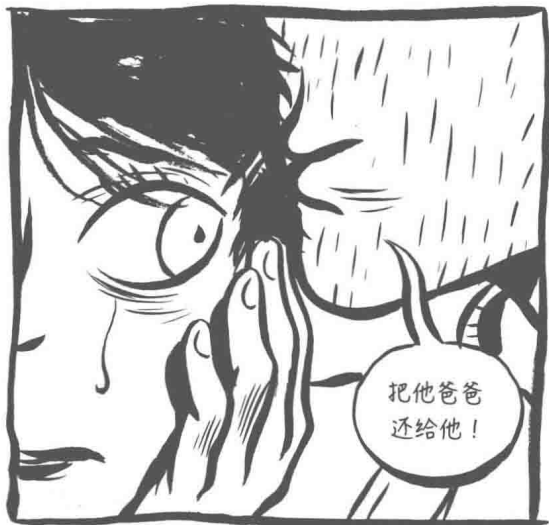
啰啰唆唆，喋喋不休……每次他需要的时候，



每次我们感到焦虑开始显露的时候，都要跟他解释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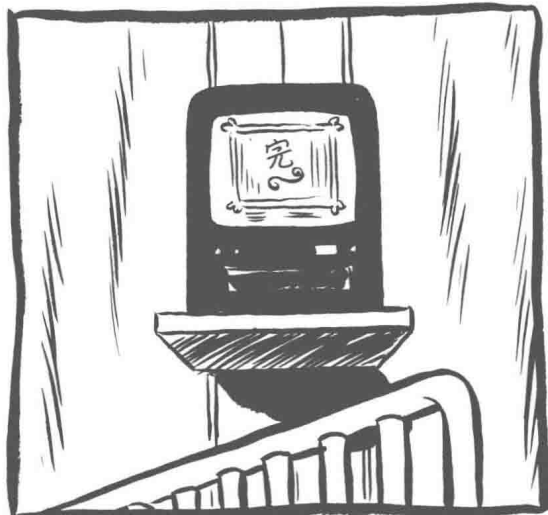




今天，我感到一切都在好转，小家伙和我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感情，尽管我们的性情不尽相同。



时间会改变一切，习惯成自然。



时而，一阵阵惊叹和温情在我心中蔓延……

时而，我又会暗暗担心他会说出那句：“别管我，你不是我爸爸！”



好了，别闹了！

咕噜
咕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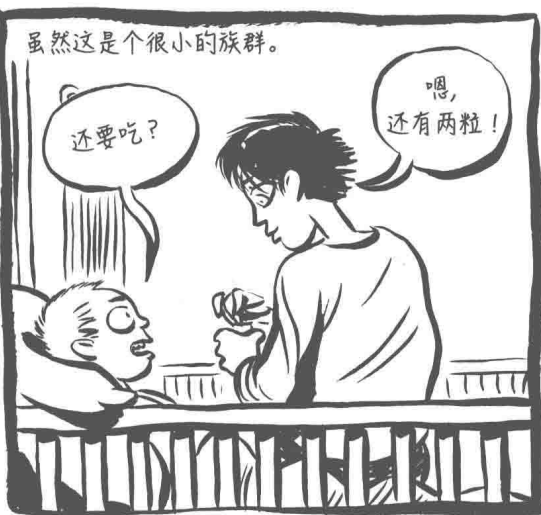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尽管有时模糊不清，但作为我们这个族群中的大男人，我还是在这个角色中找到了自信……



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族群。

还要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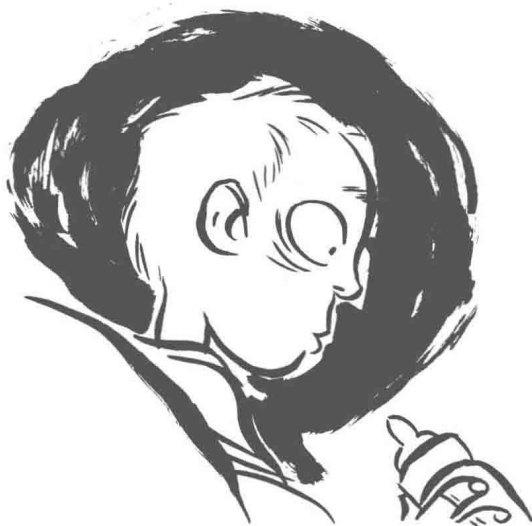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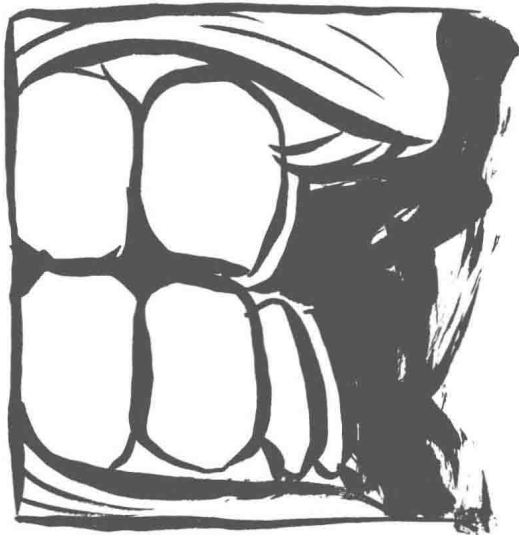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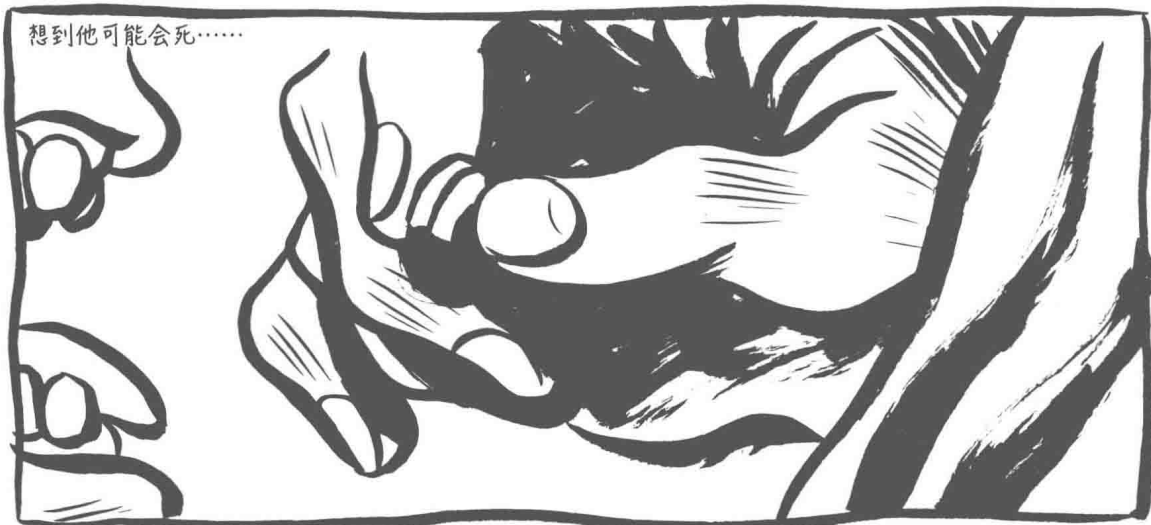
嗯，还有两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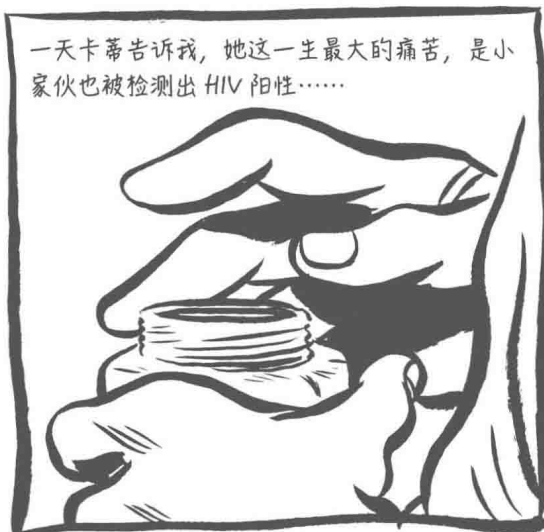
以至于现在，唯一真正能引发极度不安的就是——



想到他可能会死……



一天卡蒂告诉我，她这一生最大的痛苦，是小家伙也被检测出 HIV 阳性……



以及他得开始接受鸡尾酒疗法*的事实。



*鸡尾酒疗法是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因像鸡尾酒把不同的酒混在一起而得名。该疗法的应用可以减少单一用药产生的抗药性，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的复制。

卡蒂和他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他们每三个月抽一次血，检测病毒的变化和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如果病情加重就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



小家伙一直都很虚弱，易患多种疾病。在2000年春天，他的病情变得令人担忧，检查显示他体内的病毒已经苏醒，并且开始急剧繁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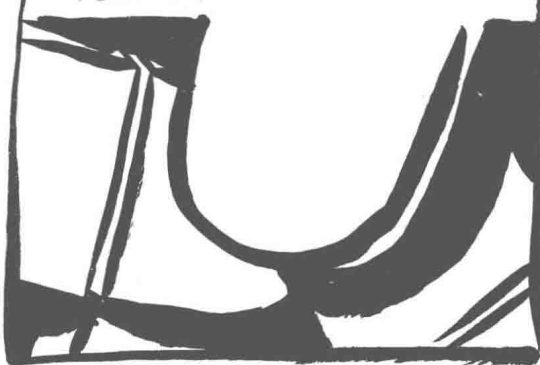
所以，治疗强度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卡蒂因此极度沮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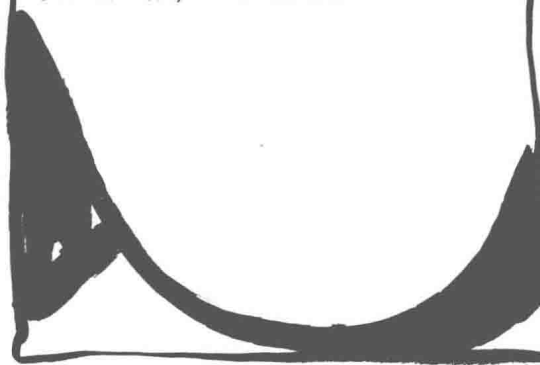
首先，这个消息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罪恶感中。她认为自己应该为小家伙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承担责任，因此她应该比他先病倒。如果可能的话，只要能延长小家伙的寿命，她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



其次，这些治疗的副作用很严重，即便是成年人也难以忍受，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更是风险巨大，尤其是这样的治疗还要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



除非有新的科研成果，否则，这种治疗方式会让他像染上毒瘾一样，直到生命终结都无法摆脱，而他妈妈还要充当喂毒者。即便如此，除了恐惧和疑惑，他们别无选择……





鸡尾酒疗法计划从2000年8月开始实施。为了尽量使第一次服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决定去离纳博讷市不远的维纳桑*度假一周，就住在卡蒂父母的房子里。



*维纳桑 (Vinassan)：法国南部市镇，属于奥克西塔尼大区 (Occitanie)，比邻纳博讷市 (Narbonne)。

阳光、大海、午睡、美食……



悠闲自在……





在这个阶段，每天早晚都需要在他的酸奶里加入一袋药粉（像是一袋砂糖），再喝两种糖浆。

这是
什么呀？

糖浆单独服用还好，而酸奶加入药粉后会产生一股刺鼻的馊味，而且看起来就像是水泥剥落的墙面……

这是药粉，
充满魔力的
药粉。

是给我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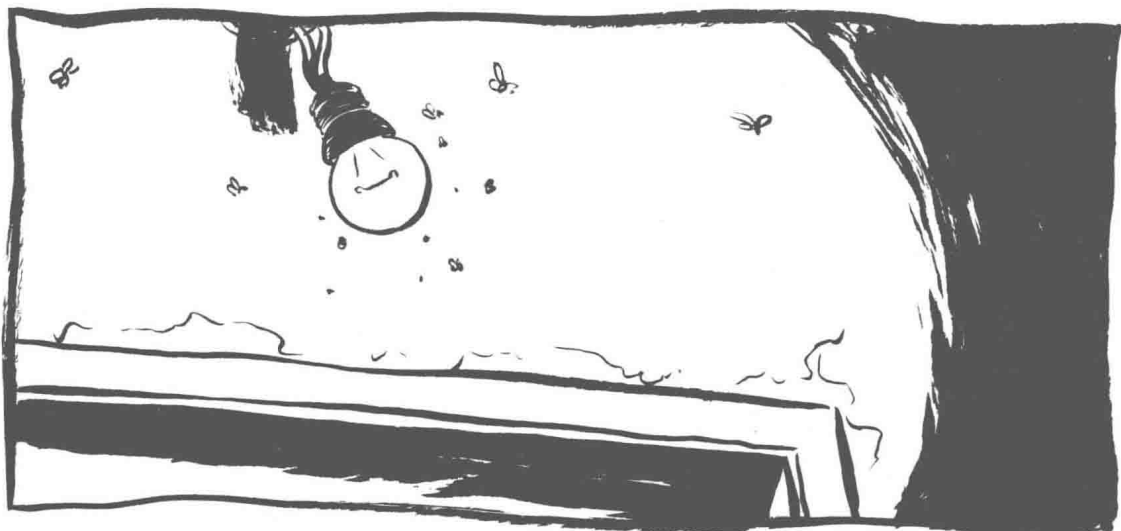
嘴巴张开。

呸呸！

难吃！

我知道，宝贝儿，
但这是必须吃的。
就是这样……

为什么？







我说的不是吸引或者崇拜，而是一种能够唤起
尊重的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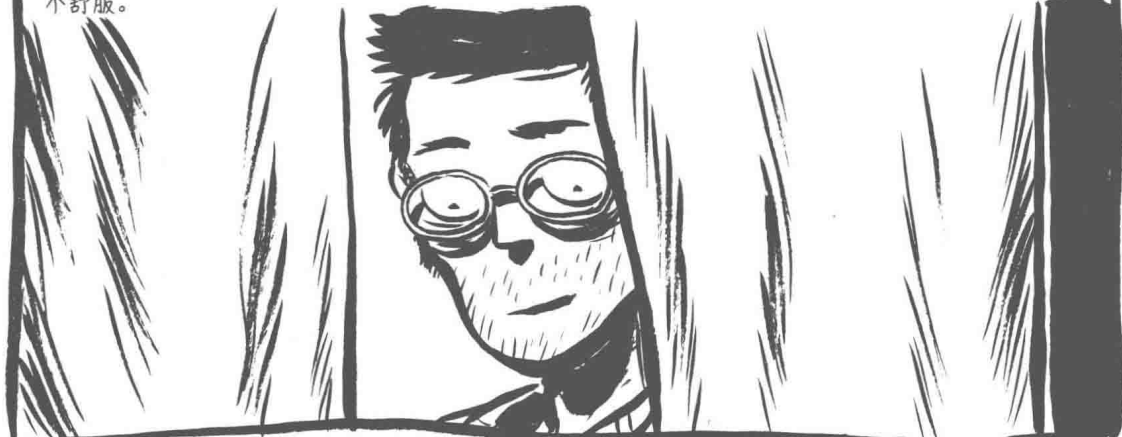
就像某人只是撇撇嘴、点点头，就做了某件
快作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



随之而来的仰慕之情能够带来愉悦和一种提供帮助的愿望。



慢慢地，我终于彻底摆脱了对他们的最后一丝怜悯，这种情感曾经就像鞋里的小石子一样硌得我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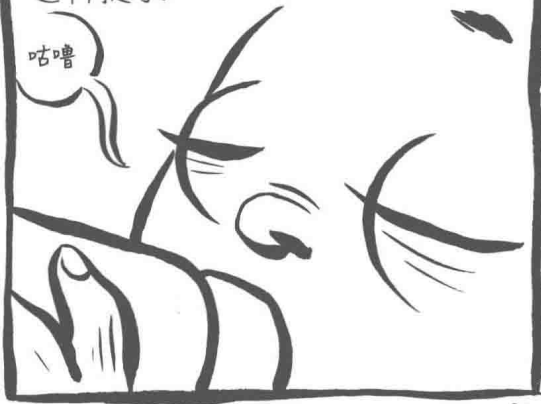
后来，讨厌的药粉被换成了药丸。八个月后，小家伙除了腹泻已经没有其他不良反应，病毒数量也被完全控制住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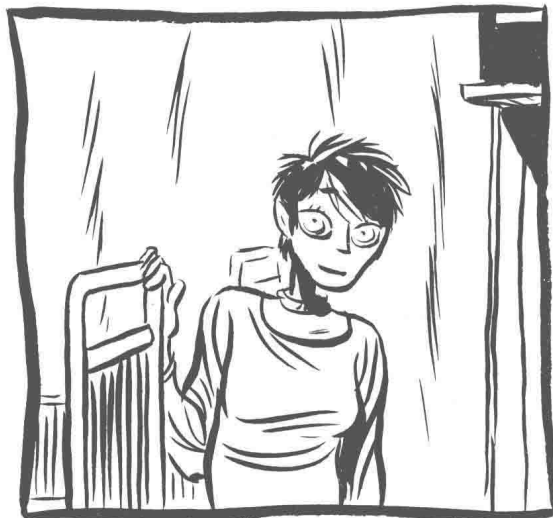
药丸和糖浆——每顿饭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这已经成了小家伙生活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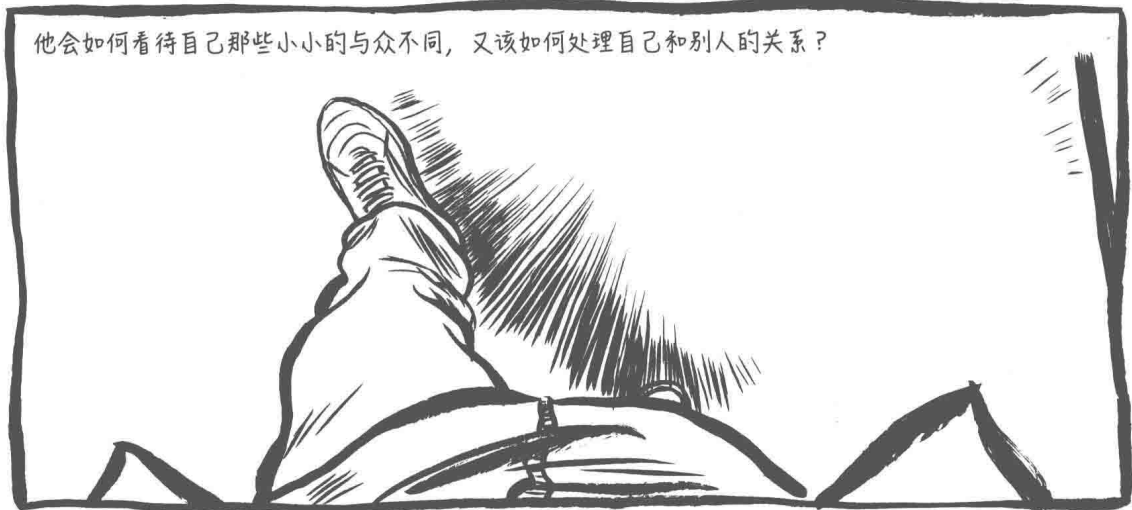
他虽然不乐意，但还是习惯了。我想他已经知道这永远都不会停止，要不就是他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还有他的爱情、他的性生活……



他会幸福吗，会对未来有规划吗？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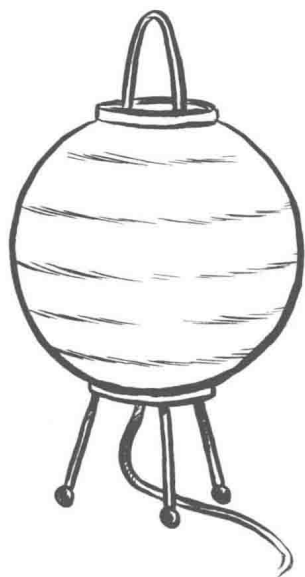
唉……我又开始担忧未来了。我是很讨厌宿命的概念的，现在这样一定是太累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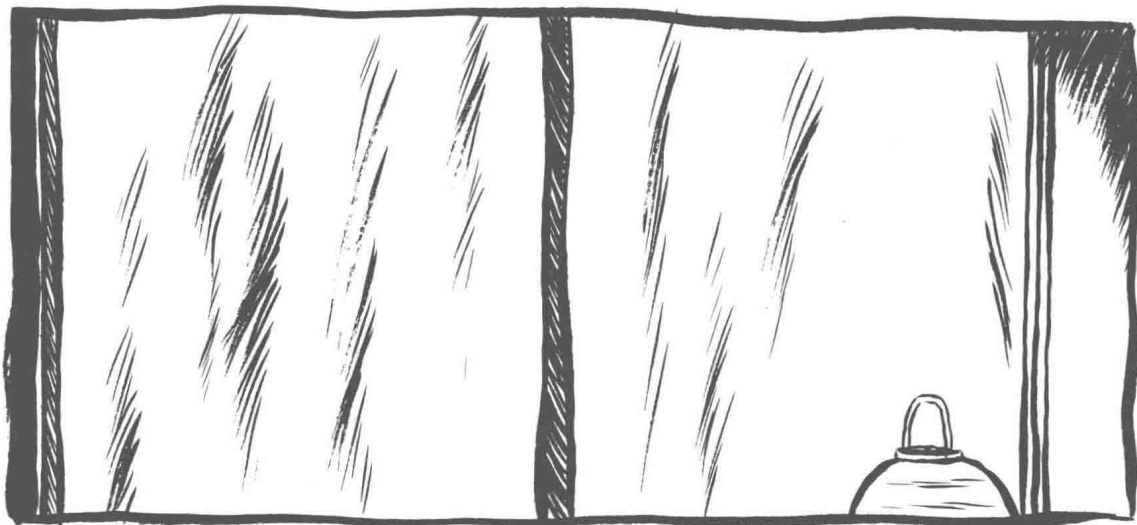




还是思考现在吧，思考自己，思考他们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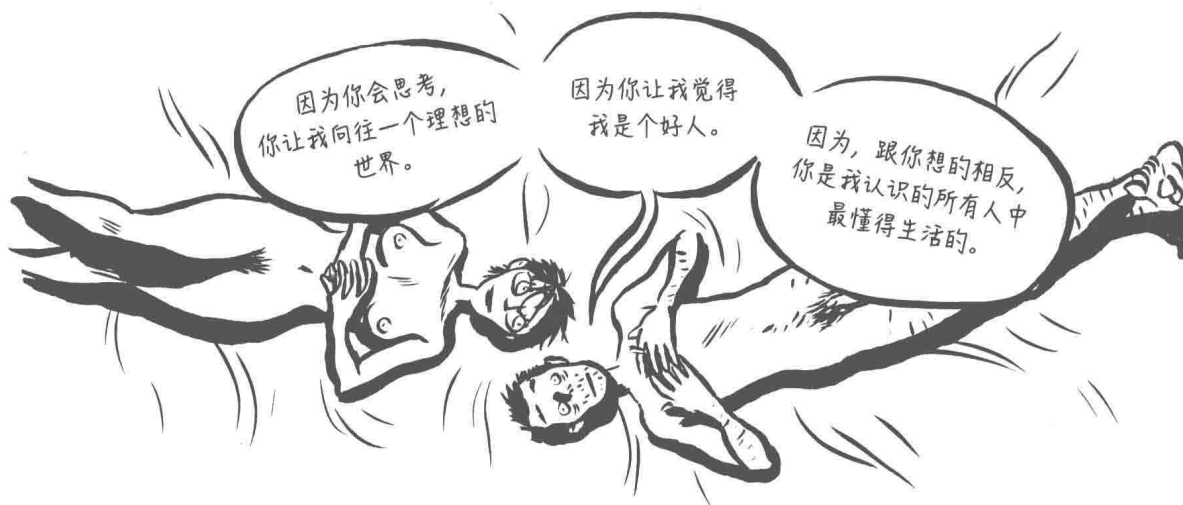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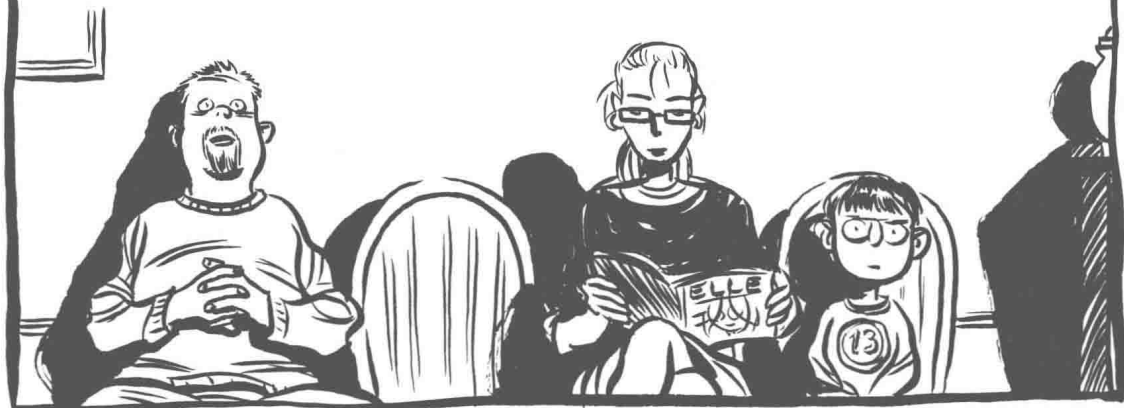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对医生不太信任。我肯定是遇到过一两个喜欢敷衍了事或令人反感的医生，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个和权利有关的问题。



相比起医生，病人总是处于等待和心存希望的状态。医生就像带有特别光环的人物，可能这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交给他们负责，而且他们可以以独特的视角探究我们的身体，而我们自己却不能。



有些医生很容易装出一副冷冰冰的高傲面孔，而另一些则躲在一副过度关切的面具后，却不知他们的过度关切接近于伪善。





但这个医生对我非常友好。他不会紧绷着一张脸，还很幽默，我觉得他很有人情味。我想我和卡蒂多亏了有他的帮助。





在最初的几次性生活中，我们都很不自在。



当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卡蒂觉得她将来的性生活注定是平庸无趣的了。她认为艾滋病病毒让她变得肮脏和危险，还会污染哪怕是一点她表达出的爱和欲望。



对于我来说，我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浑浑噩噩的时期，那时我告诉自己，要和卡蒂在一起就要暂时放弃我的性生活，而我首要的任务是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即便如此，我们都必须得面对我们对彼此的疯狂诱惑力，因此那时我们总是进行得温柔体贴、犹豫再三。



卡蒂惊喜的反应和观望的态度使我在我们的两性关系中占据了毋庸置疑的主动。她给予了我，更确切地说，是强加于我绝对的男性权力，这在我之前的生活中是不曾有过的。



这种模式很快就被实施起来，并且变得不可替代。对她而言，这是一种唤醒她体内女性特质的理想方式。



对我而言，它则让我重拾自信。

史提夫·
麦昆*

警网铁金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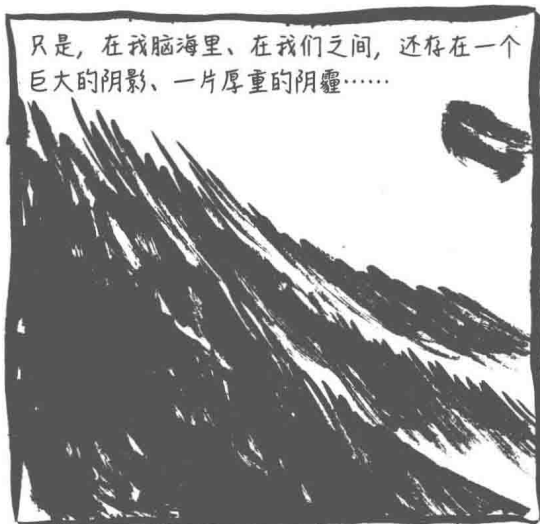
罗伯特·沃恩
杰奎琳·比塞特



在天性和本能的层面上，我想这种模式让我们立刻就能情意相通并享受到性爱带来的欢愉。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性就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全部。



*史提夫·麦昆(Steve McQueen)，著名好莱坞动作影星，于20世纪60-70年代活跃于影坛。《警网铁金刚》(Bullett)是其代表作之一。



至于其他的，我们则应该信赖我们所受的教育和一些相关的小册子。

好的，但是，

呃……
那口交呢？



可是给出的解释越是含糊，就会激起越多的怀疑和越多的基础性疑问。

那舔女方那里呢？

要是做这个呢？

要是做那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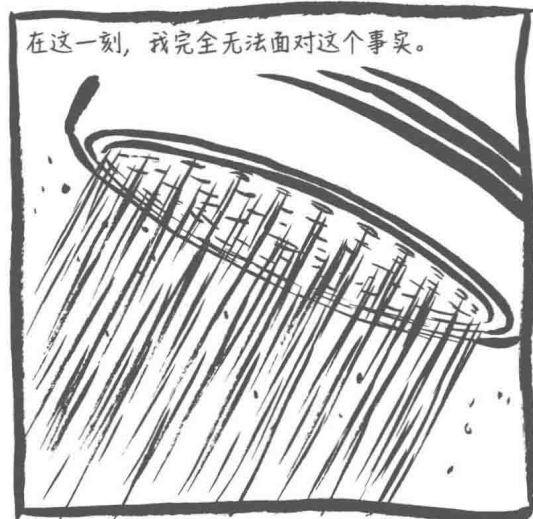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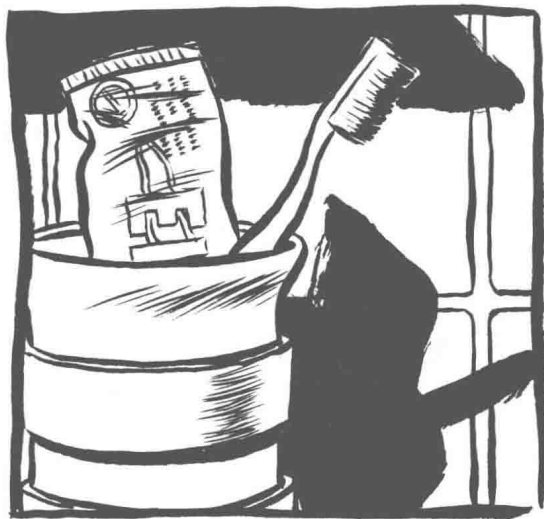
就好像我们应该穿着内衣上床，一边反复思量，一边摸索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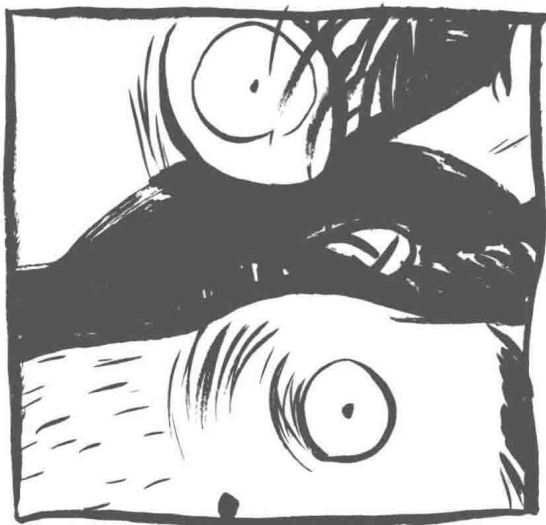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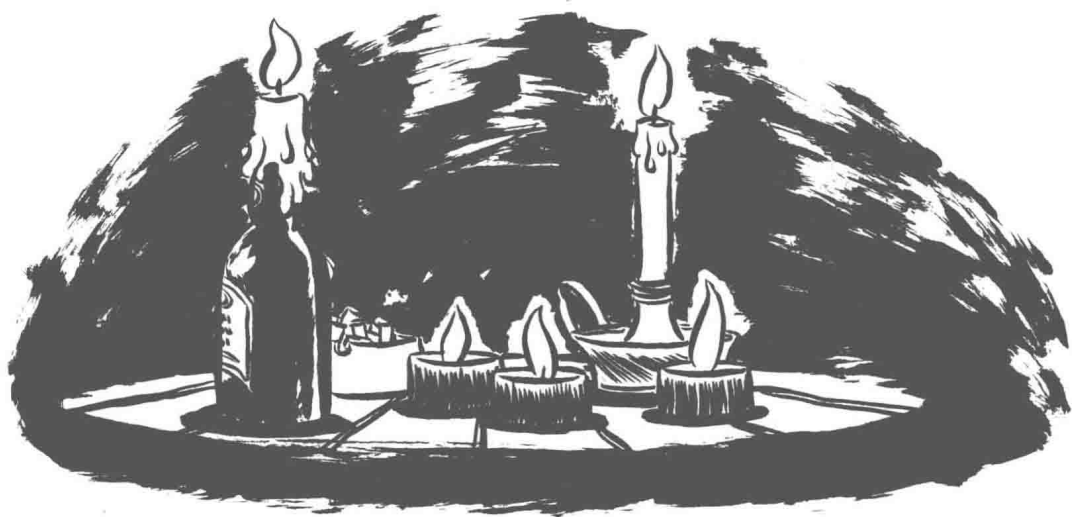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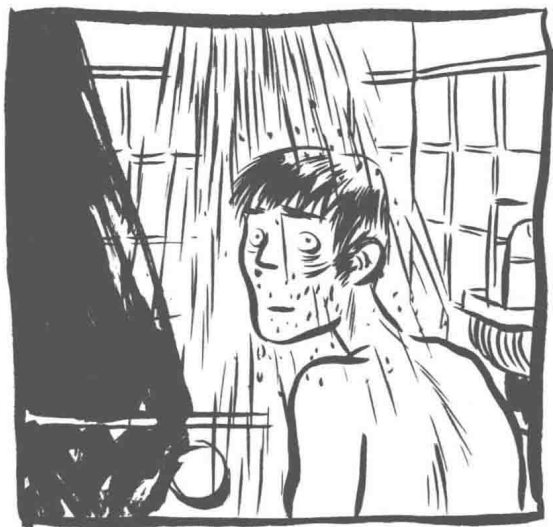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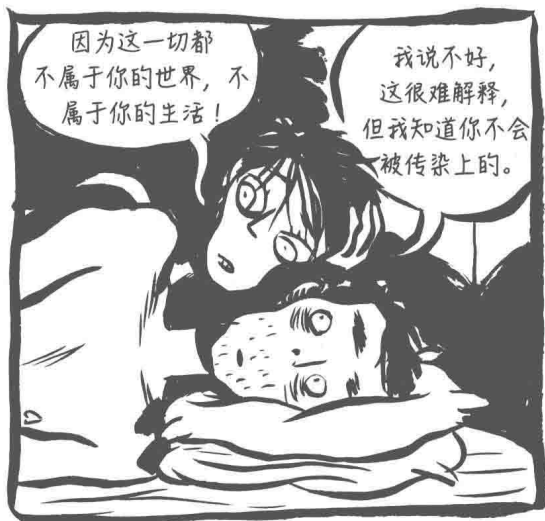
最终，是生活给了我们最有效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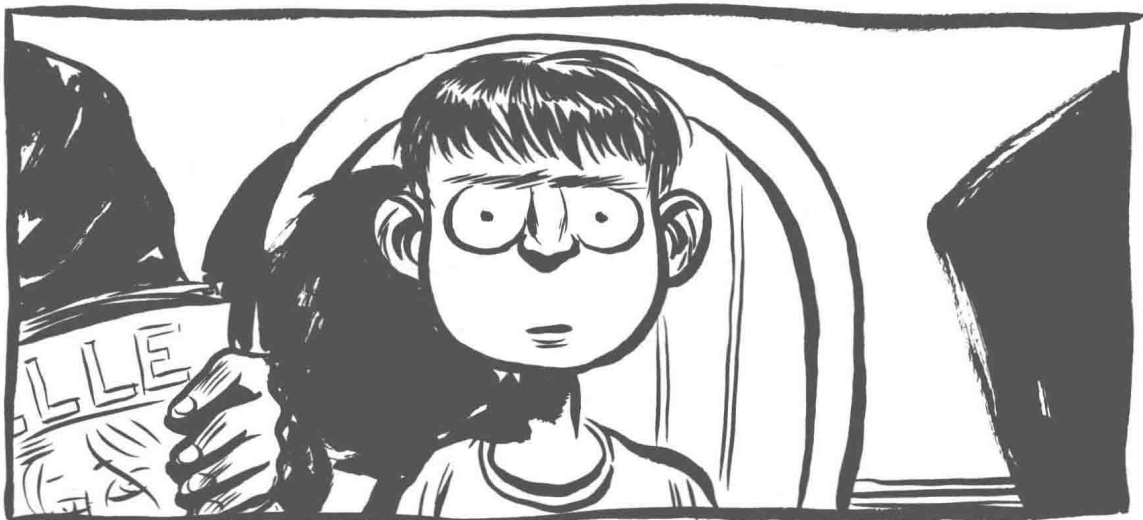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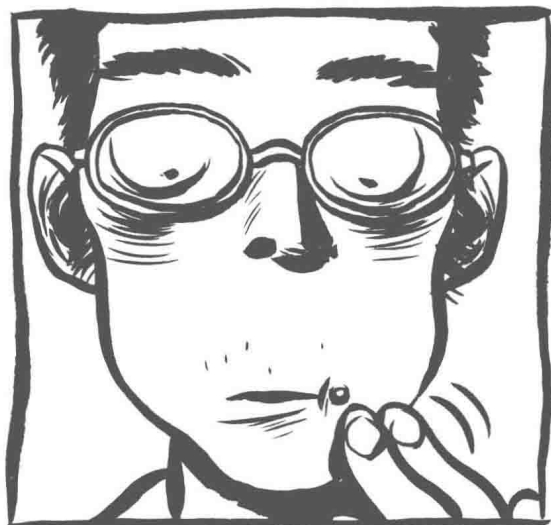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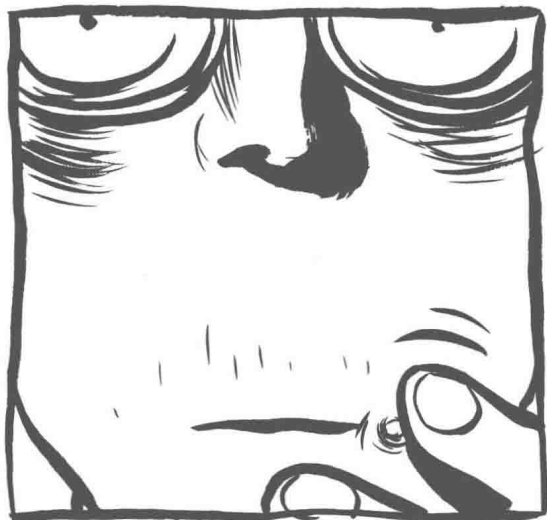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只剩下等待，只剩下一条长长的阴暗走廊，走廊不可避免地延伸到R医生诊室的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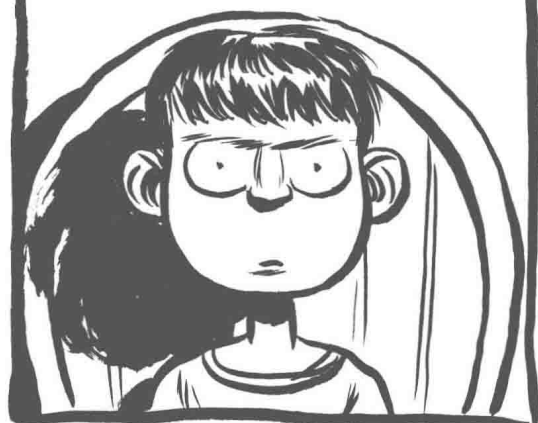




在电话里，医生对卡蒂说不要惊慌，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以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就在进诊室之前，我在思考他的第一个眼神会透露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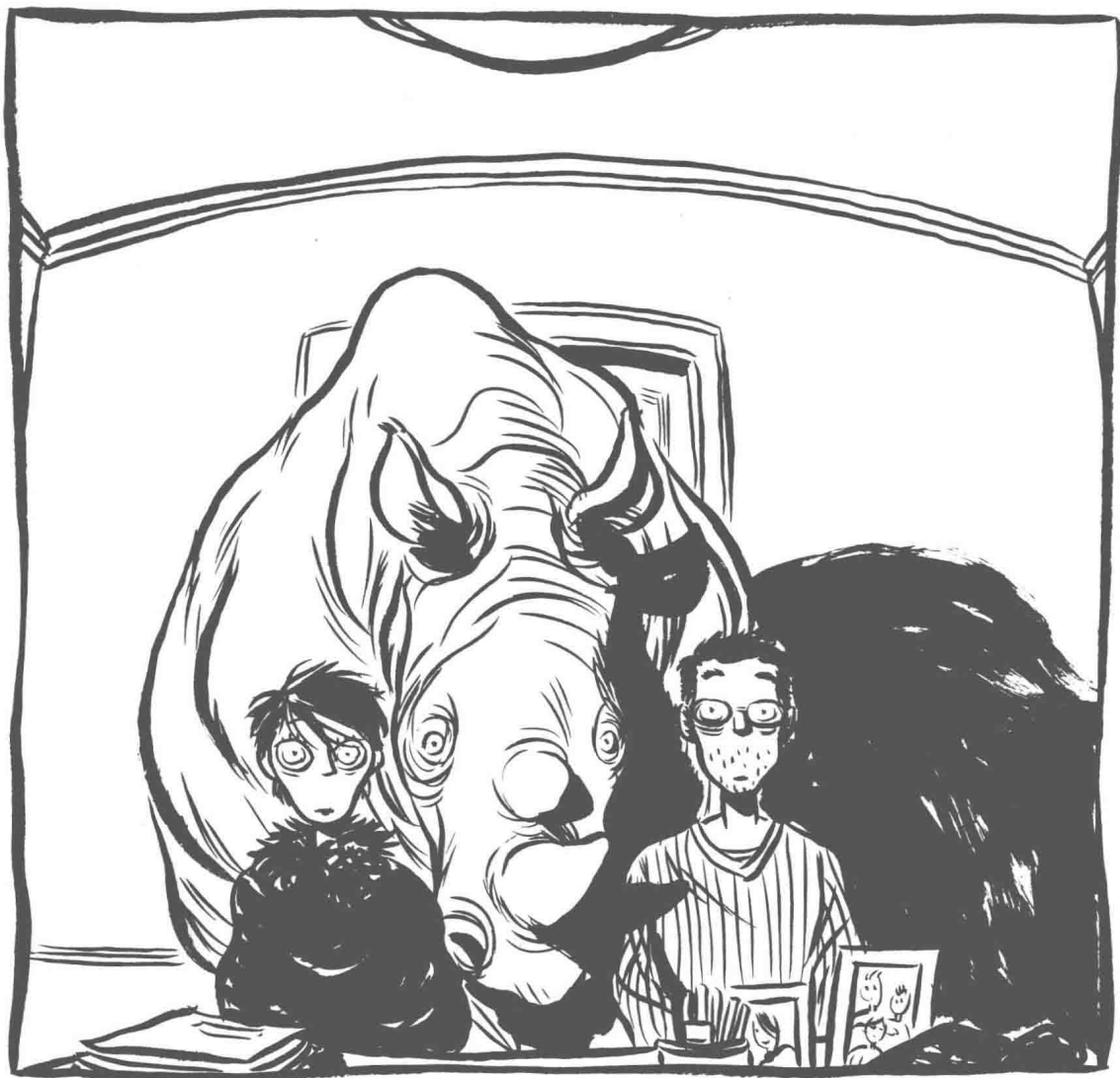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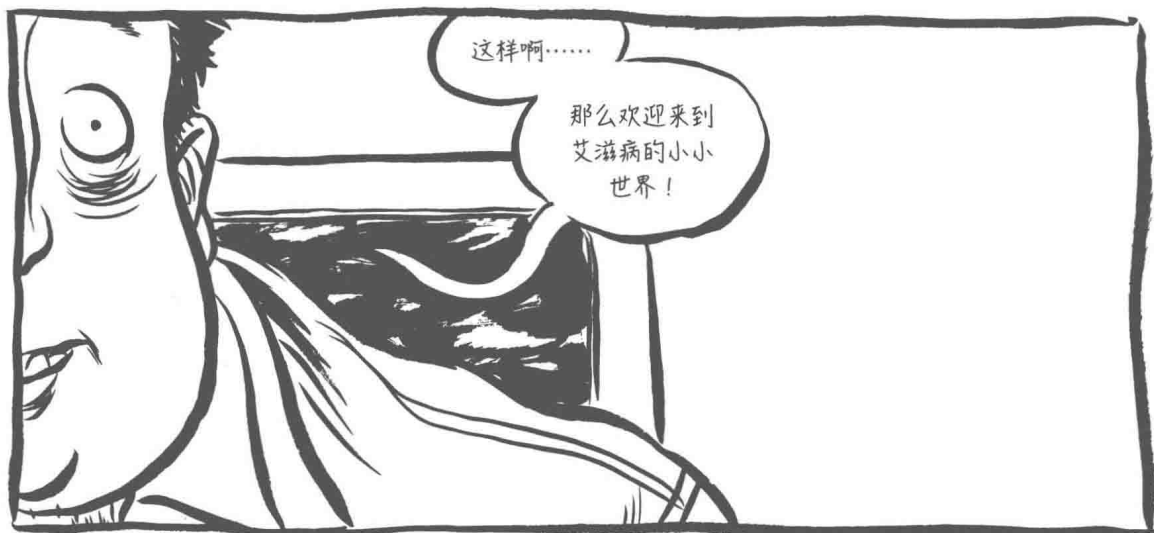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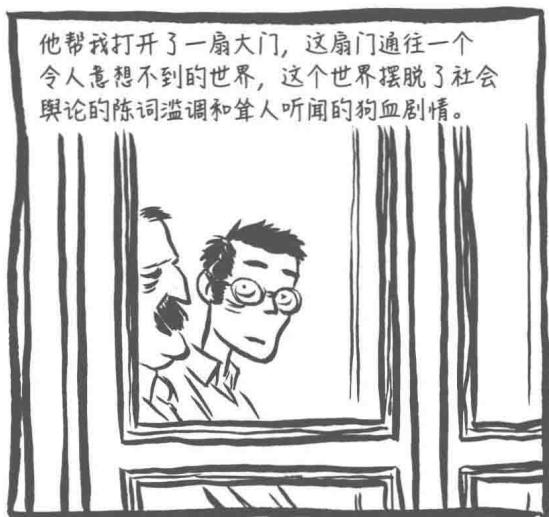




出了诊所，我感觉自己受到了震撼。



他帮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扇门通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世界，这个世界摆脱了社会舆论的陈词滥调和耸人听闻的狗血剧情。



科尔多巴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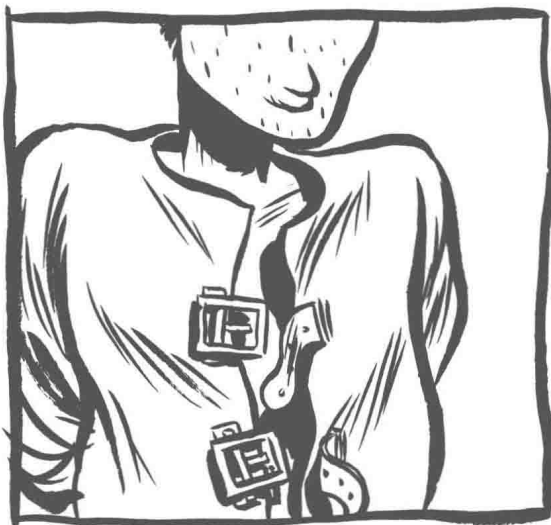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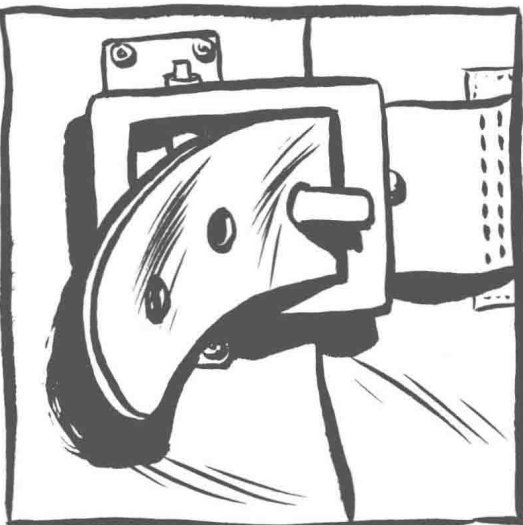
这个世界里没有仓促的审判，它能把悲剧转化为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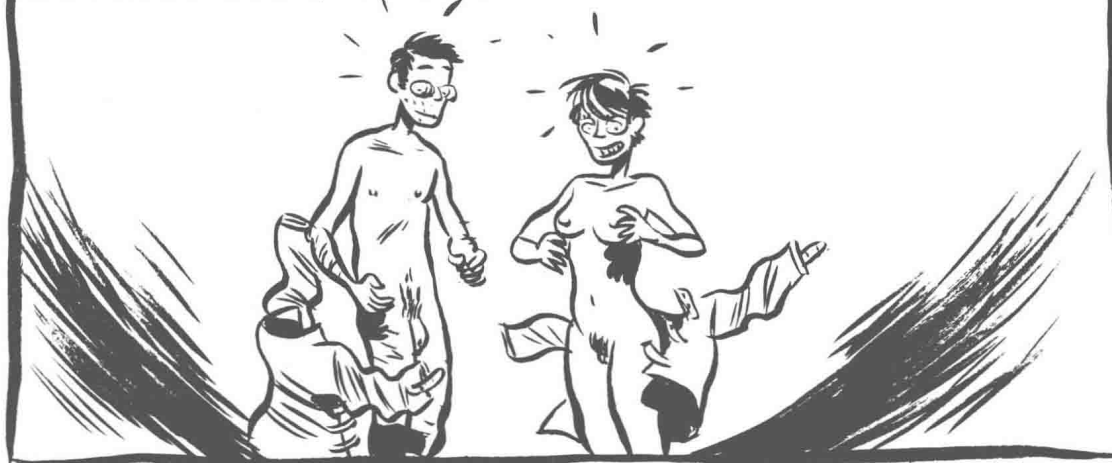
我在震撼的同时也感到一丝轻松。



至于卡蒂，在经受过之前那些不幸的折磨后，她更愿意等检测结果出来后再做定论。



当等待许久的好消息来临时，我们终于解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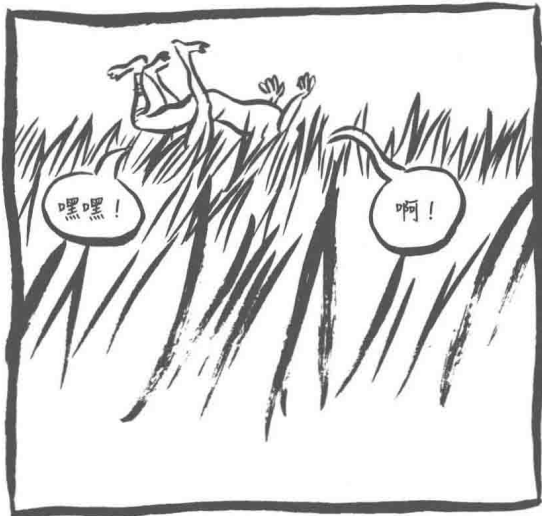


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可以随心所欲了，但至少
我们需要遵守的规则现在都已经确定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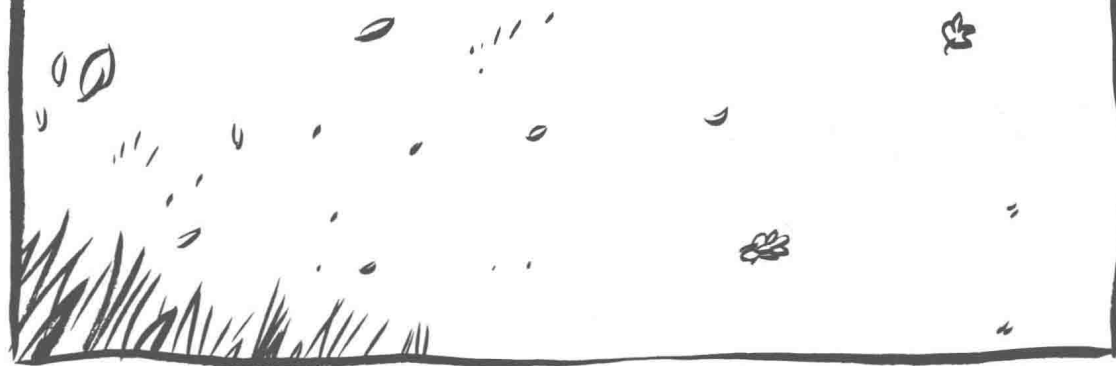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在无限的范围内自由自在地嬉戏，
唯一要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着一个裁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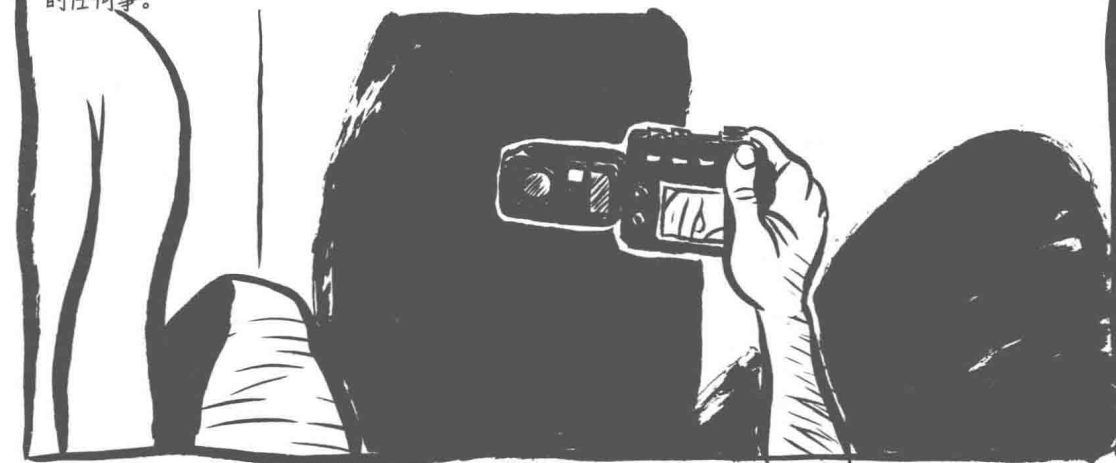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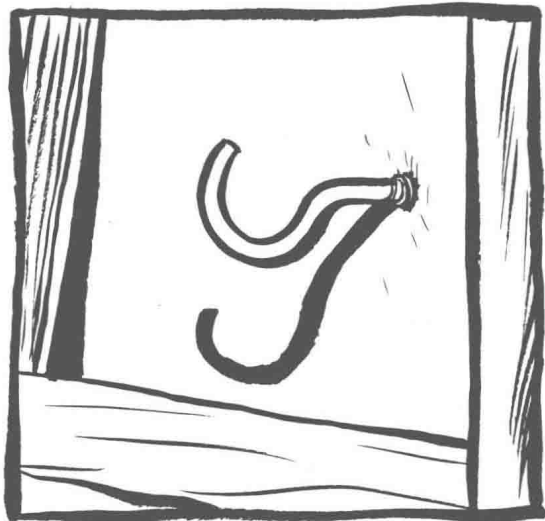


事实上，奇怪的是，爱爱时戴着安全套这个唯一的限制已经变为了一种秘密仪式，时而滑稽，时而温情，时而狂野，有点儿像进门之前必须脱掉鞋子那样。



这个强制性的规定反而让我们把其他一切障碍击了个粉碎，目前我们已被判处努力尝试我们有权做的任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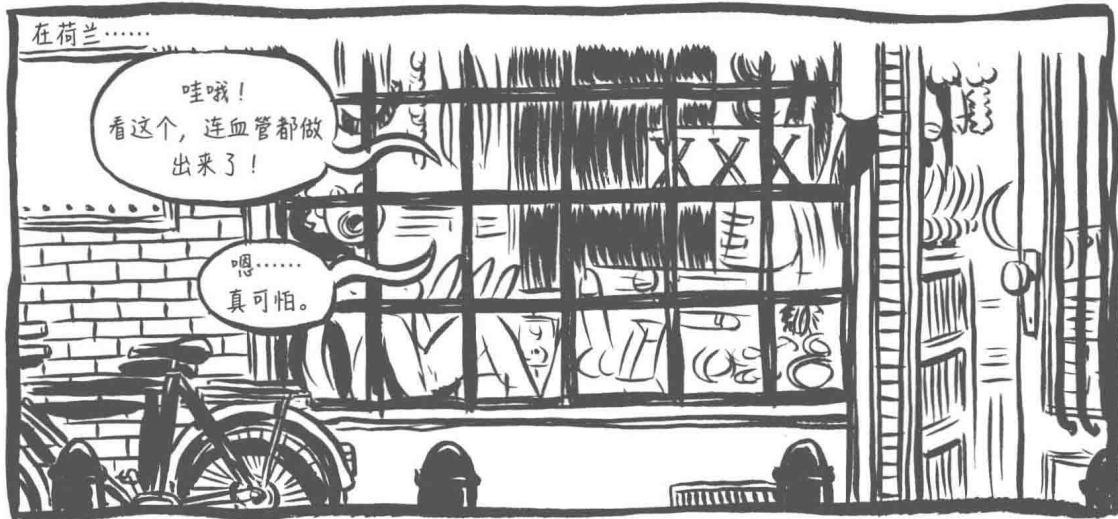
这也给了我们机会去做一次“恶人间”的旅行……



在荷兰……

哇哦！
看这个，连血管都做出来了！

嗯……
真可怕。



除此之外，我们自觉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小纪律，那就是注意保养和观察我们的身体。

咬……
嚼……

包扎小伤口，不再咬手指上的皮，保护眼睛的黏膜……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我们的日常习惯。

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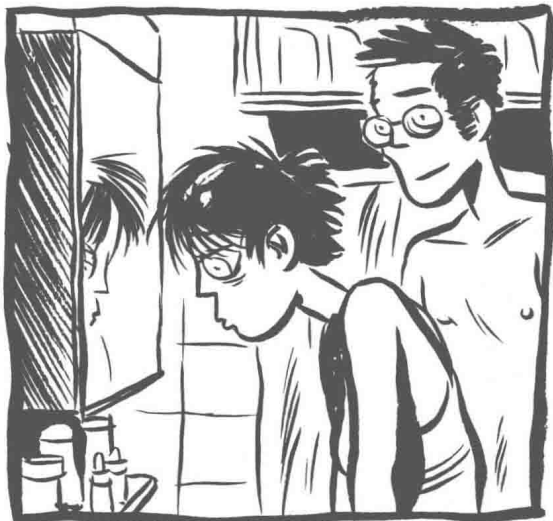
哦！

在练习养成这些习惯的过程中，卡蒂有时会表现出和她所付出的热情同样程度的厌倦。实际上，在她精神状态不好、非常疲劳或在生活中遇到较多困难的时候，这些习惯会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而且我明白，每天都要在镜子里审视自己的疾病，这件事有时真的让人难以忍受。





每当我在背后看着她，我便感到一种幸福、一种愉悦在我全身蔓延开来，恒久不散。但我也知道，这种情况是由于沉重和轻松的时刻总是频繁地交替来临所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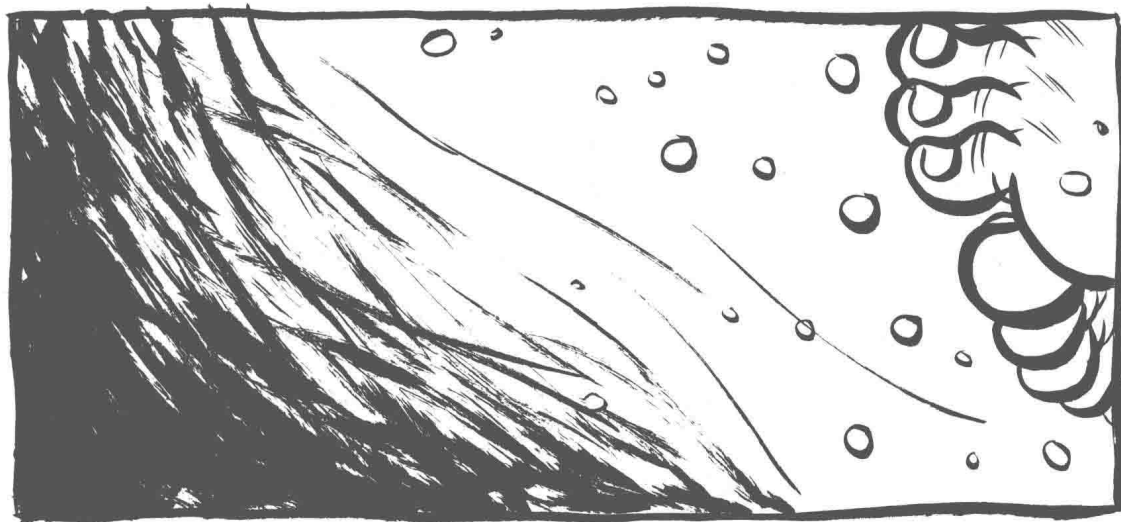
我知道我们这段关系之所以比之前我们曾拥有过的更深刻丰富，是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它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它迫使我们跟着它那不可预料的节奏向前走，连喘息的机会也不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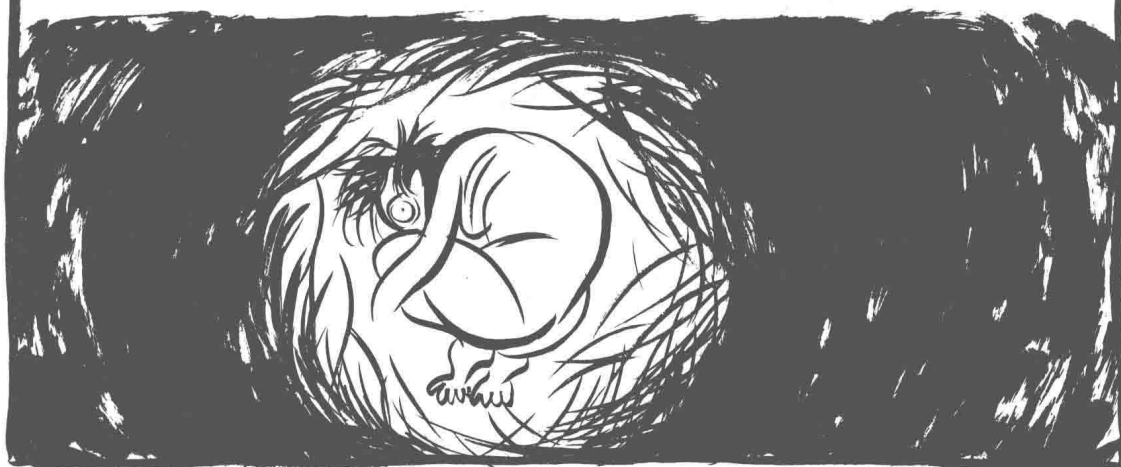
在起初的几个里，我们经常感觉可以战胜一切，完全忘记了生物学上的偶然性。



我们都一致认为爱和快乐可以抵御一切。



但我记得卡蒂有时候还是会把自己和病毒等同起来。她与这种病的关系极度不稳定而且冲突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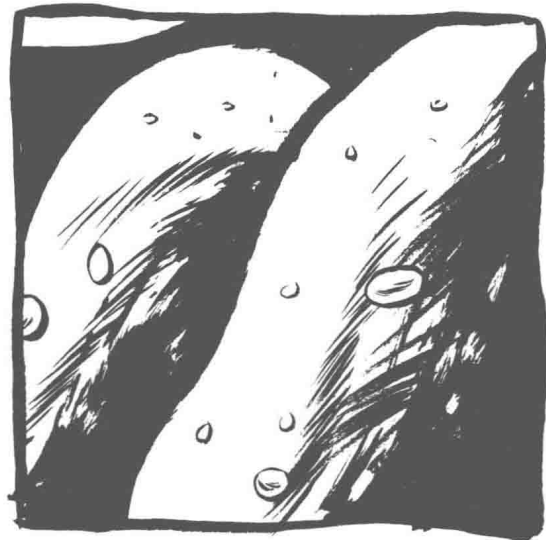
她把自己看作一个被整体排除在外的个体，就好像她就是疾病，危险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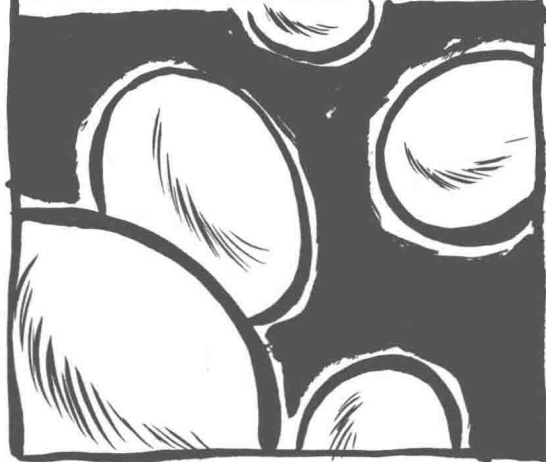
而我，我会回想起那些转瞬即逝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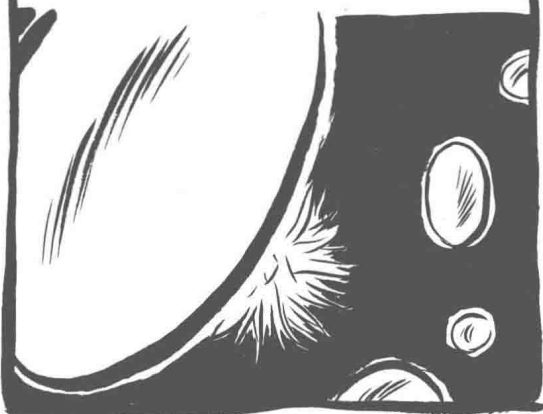
那些顷刻间闪现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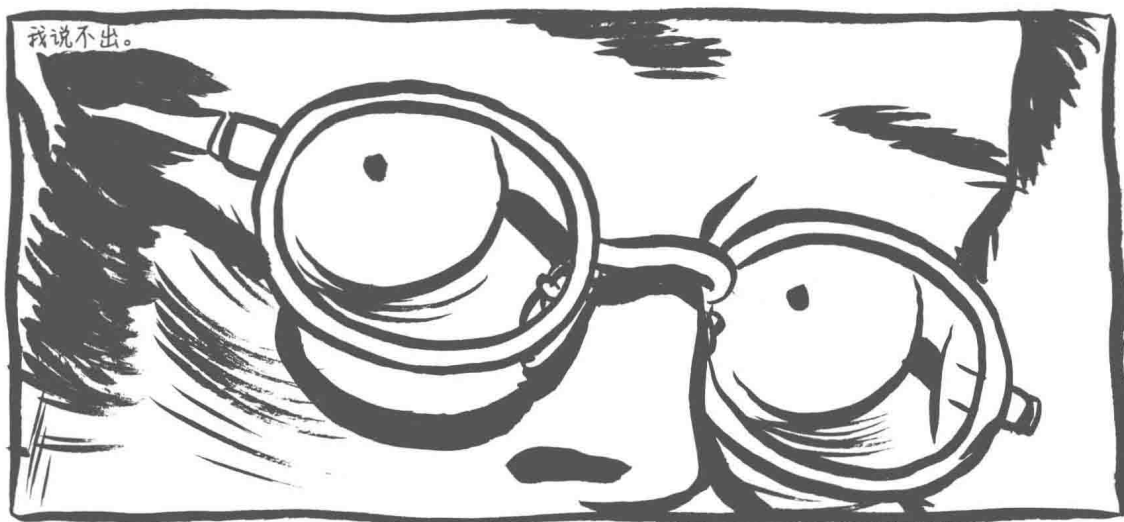
那些拒绝、气愤、惩罚的欲望……



以及那些问题：她的病和我对她的欲望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健康关系吗？无意识的自我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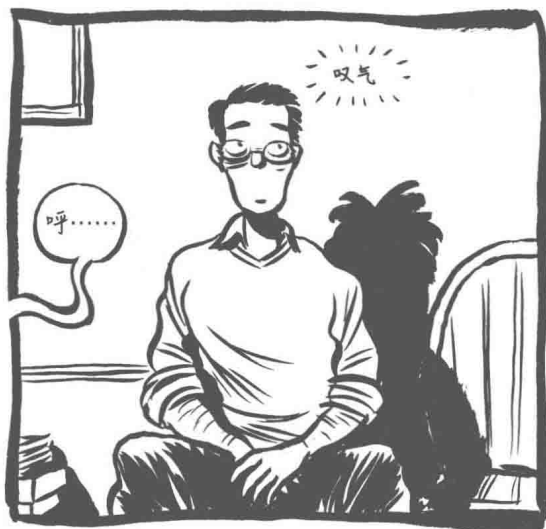


我说不出口。



我觉得我的思想在做一种筛选工作，在对自己做一系列的检测。





* 科学家研究发现，艾滋病病毒已知的四种病株，均来自喀麦隆的黑猩猩及大猩猩。

这次是独自一人。



我不小心在自己手指上割了一道很深的口子。洗完澡后，我将创可贴揭了下来，因为当时正在想着别的事，所以没有留意。于是在一场亲热过后，我直接用有伤口的手指接触了安全套的外侧。



短暂的惊慌、煎熬、等待……



这次看医生意味着进入了第二个关键的阶段。



一番严厉的长篇大论……犀牛……病毒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采血……新的病毒感染检测……
什么什么什么……



最后……











在六七月之前，他用非常巧妙的方式让我睁开了双眼，更确切地说是给我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



平生第一次，一位了解情况的相关人士、一个掌握所有筹码的人，让我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是美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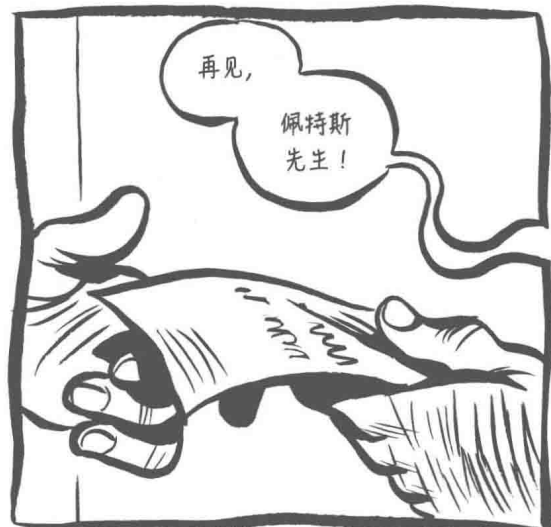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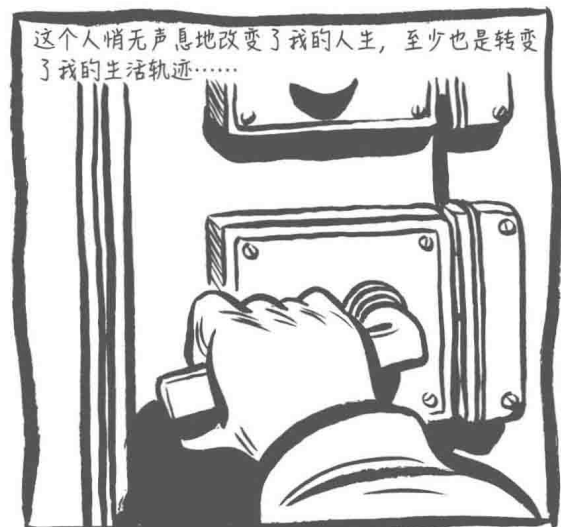


从那时起，卡蒂和我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救生圈，可以在海浪汹涌时紧紧抓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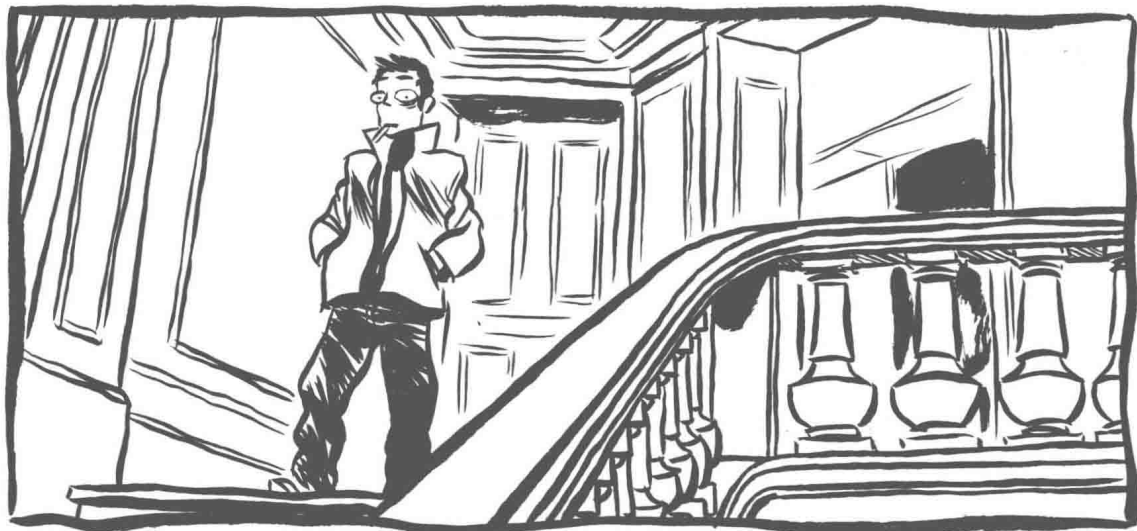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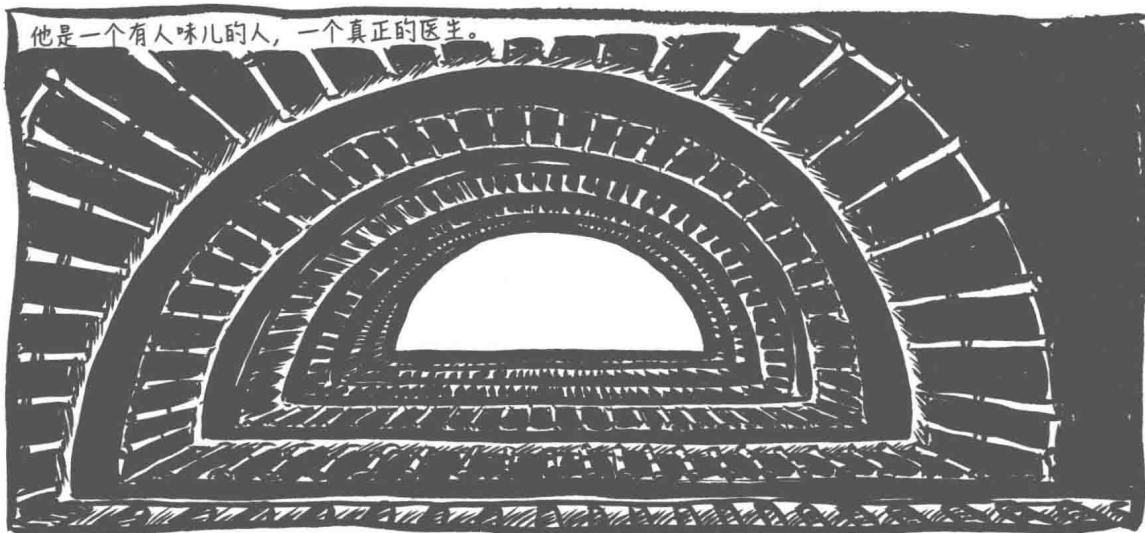








他是一个有人味儿的人，一个真正的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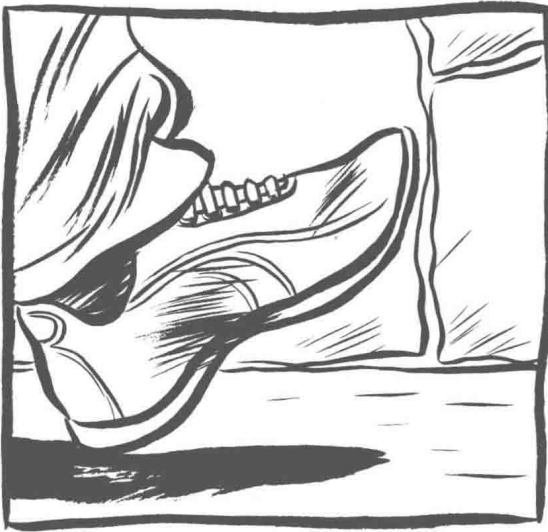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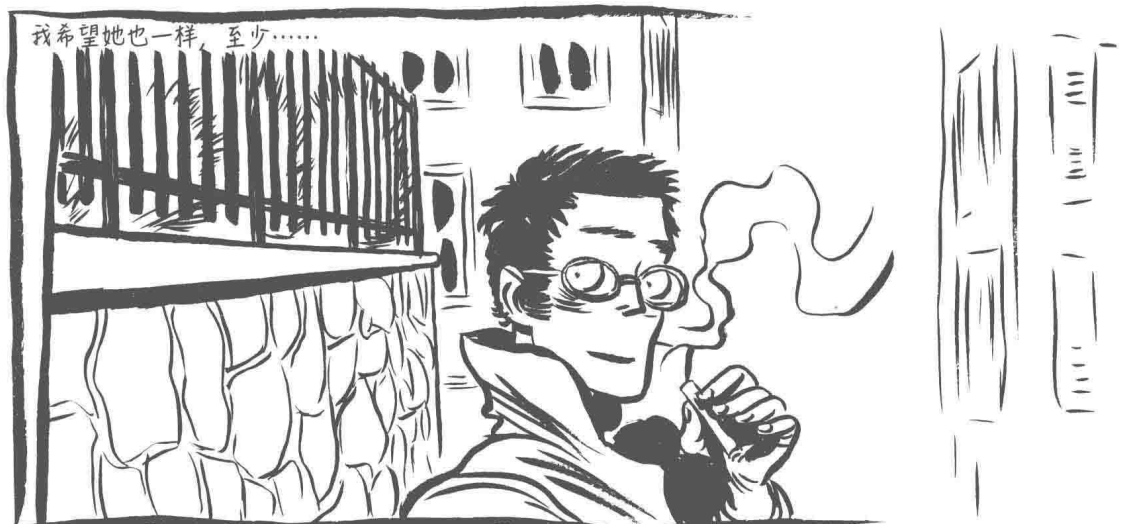
时至今日，我和卡蒂已经度过了最初那些欣喜和怀疑交织在一起的艰难时刻，我感觉到我们已经懂得怎样从这些经历中汲取养分。我们的生活虽然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步入“正常”，却也在优哉游哉、不疾不徐地向前推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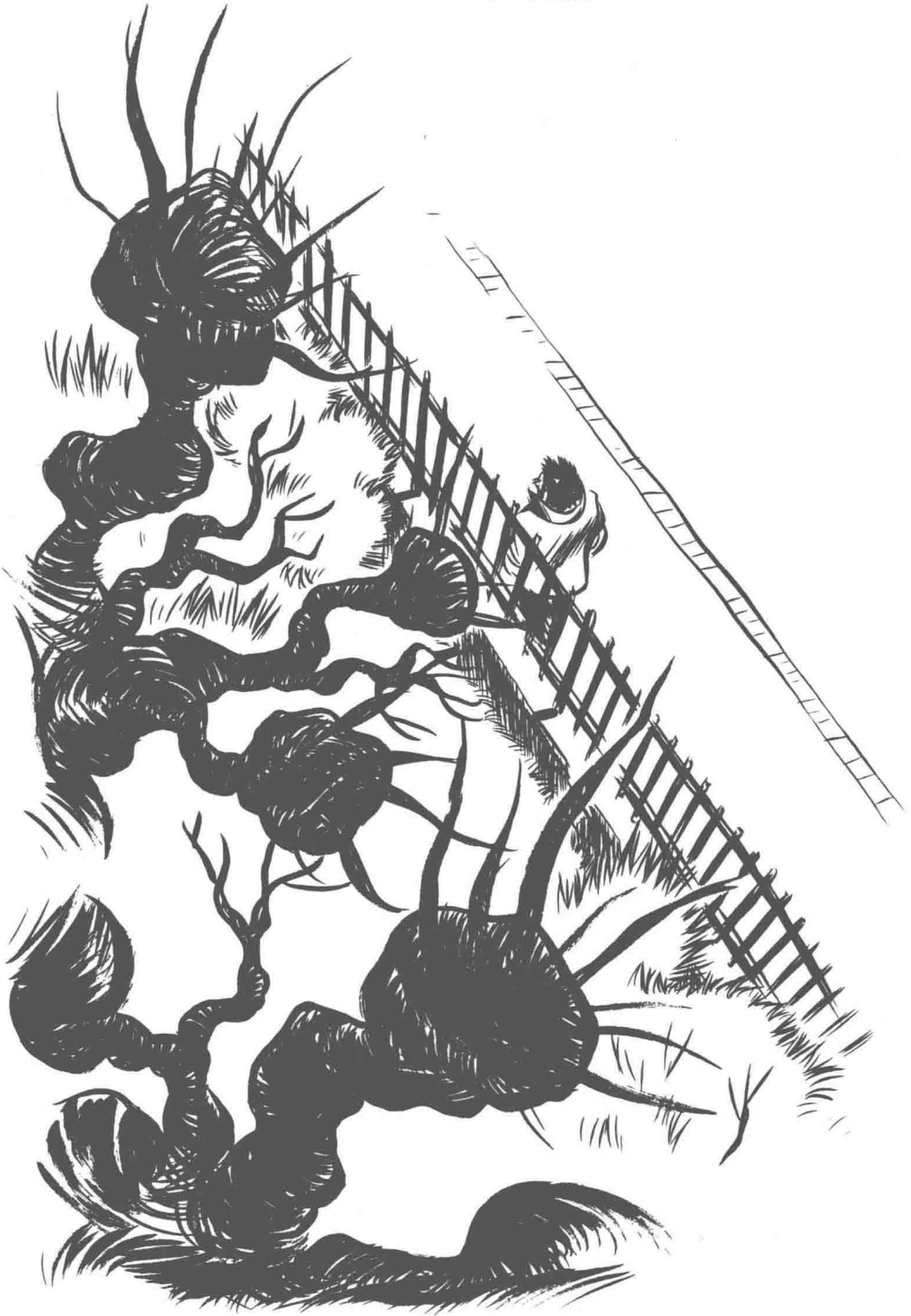
我感到……泰然……平静……能够欣然接纳在我头脑之外发生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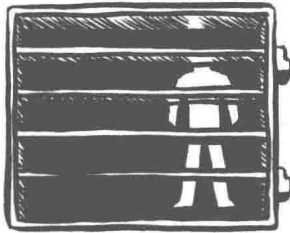






在不久之后……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很喜欢她，
一直都喜欢，我们在各个层面都
相处得很融洽。这不就是大多
数人所追求的吗？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放弃这一切，
难道就因为我有时候得套上一层
二十分之一毫米厚的橡胶吗？



如果我计较这个，
那就相当于对我最爱的人
施行了排斥政策！
就算对我不认识的人做这种事
我都不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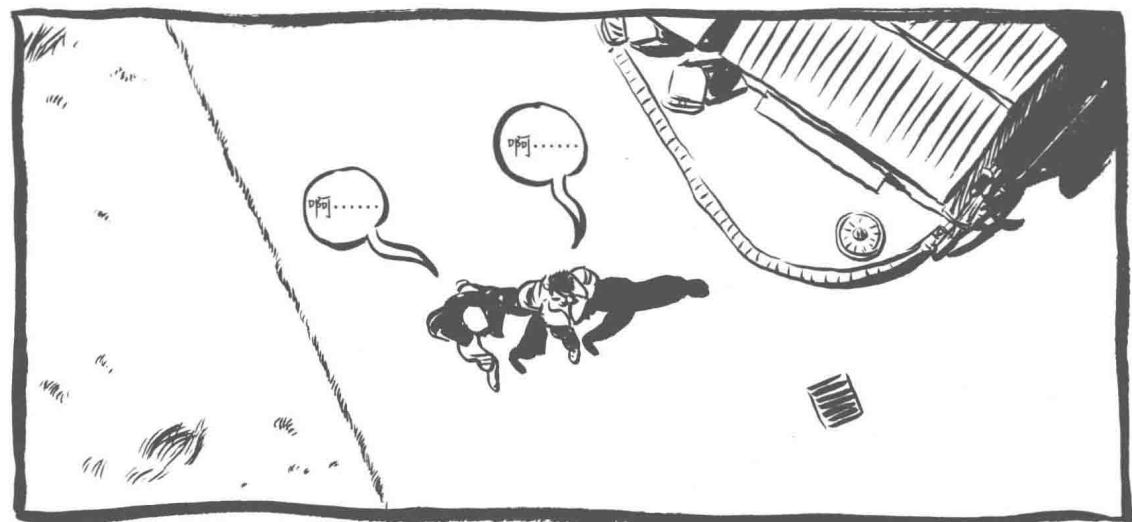


此外，你跟我一样清楚，
戴不戴套几乎没有
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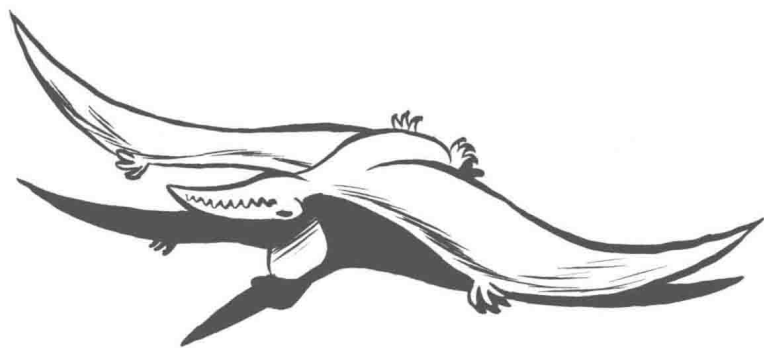


可不
是嘛。
这种差别更像是象征
意义上的，关乎原则，
你说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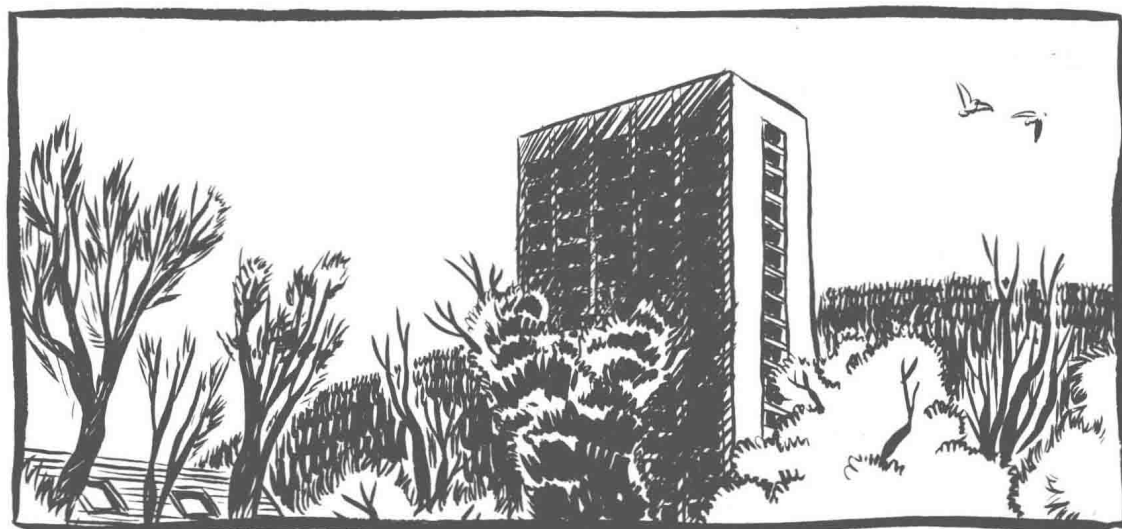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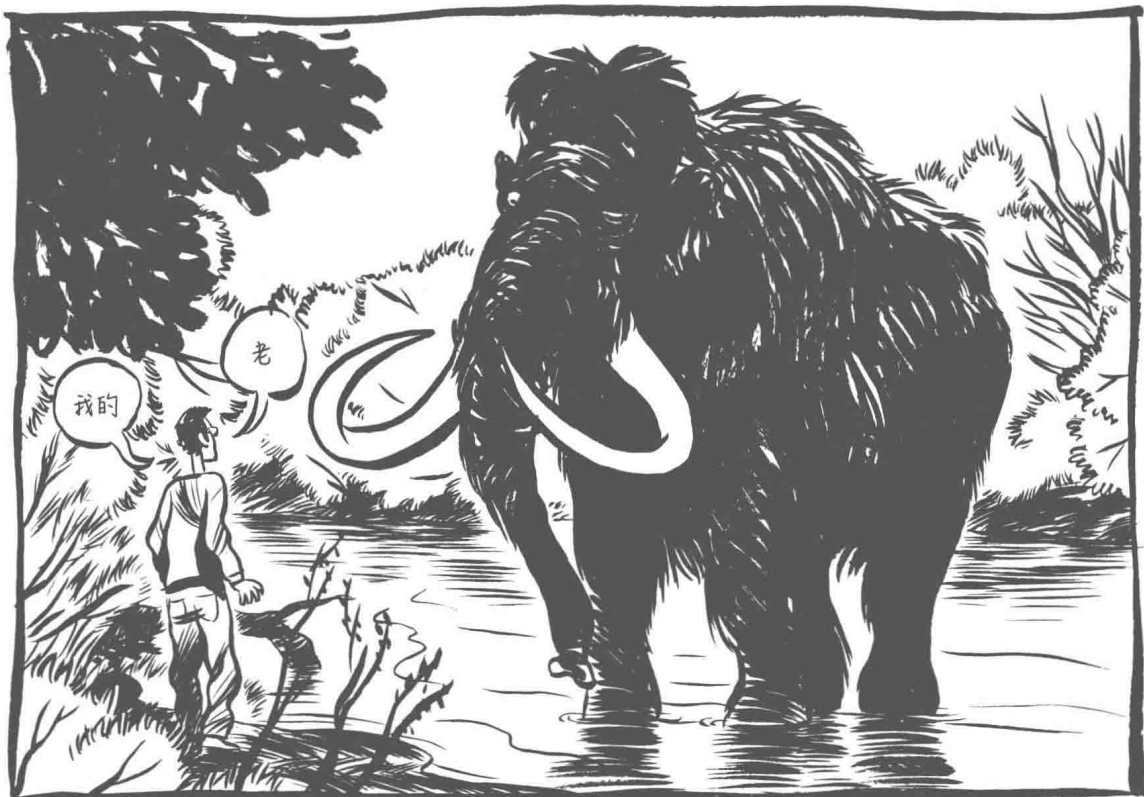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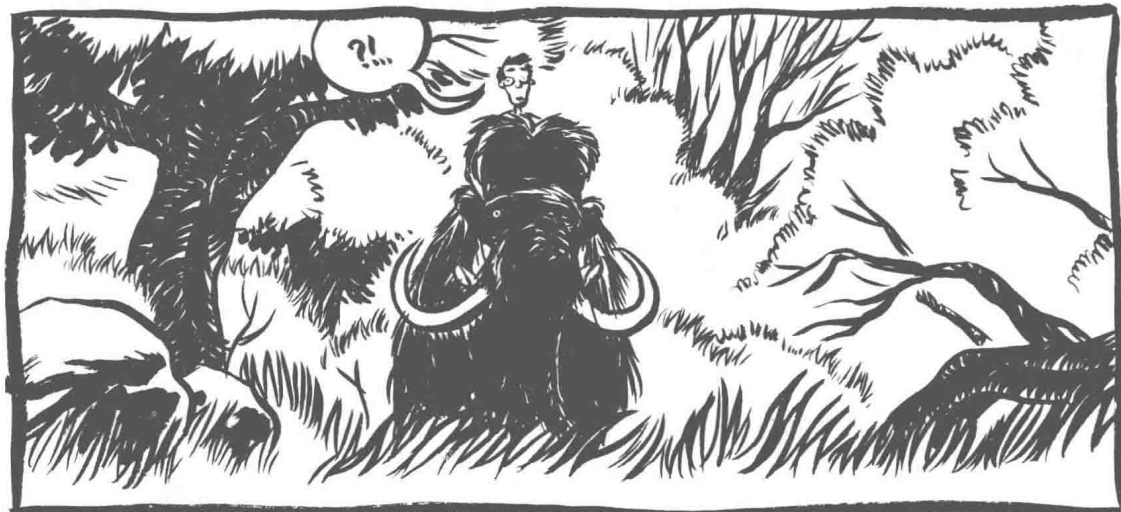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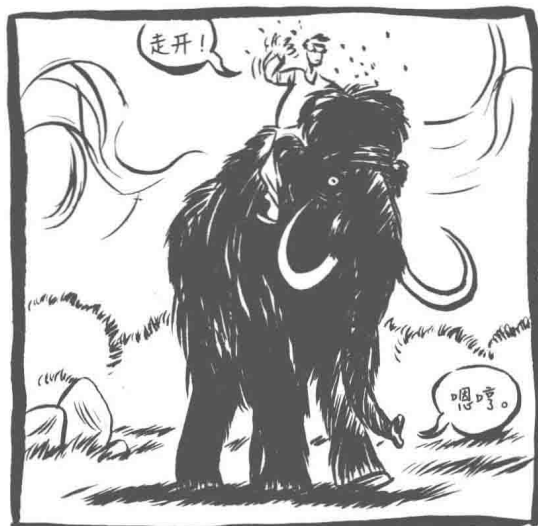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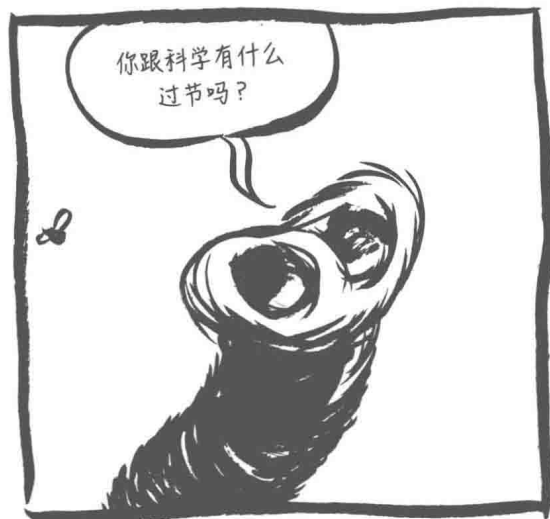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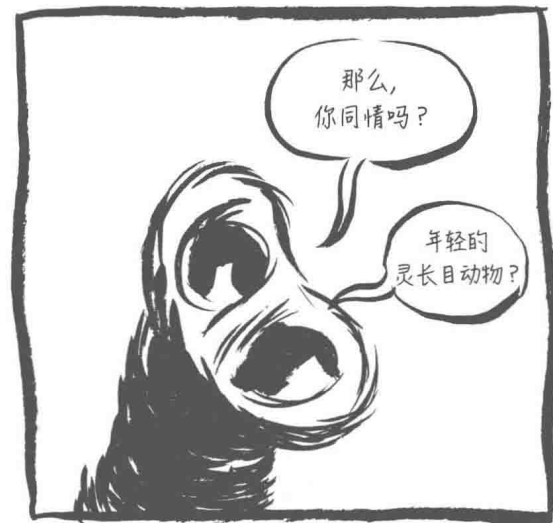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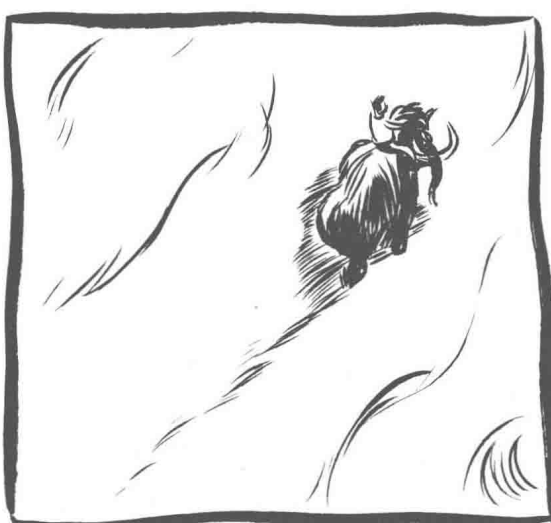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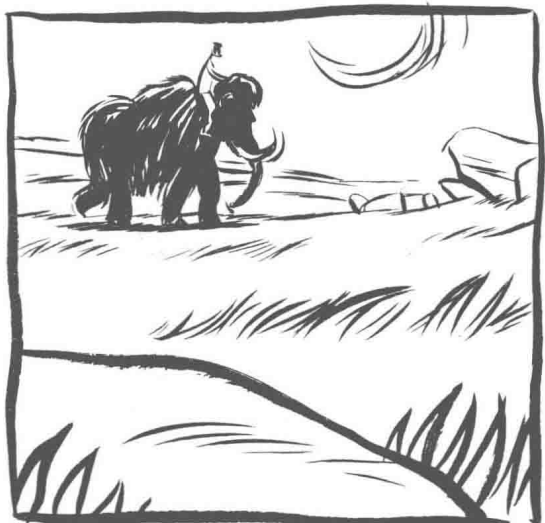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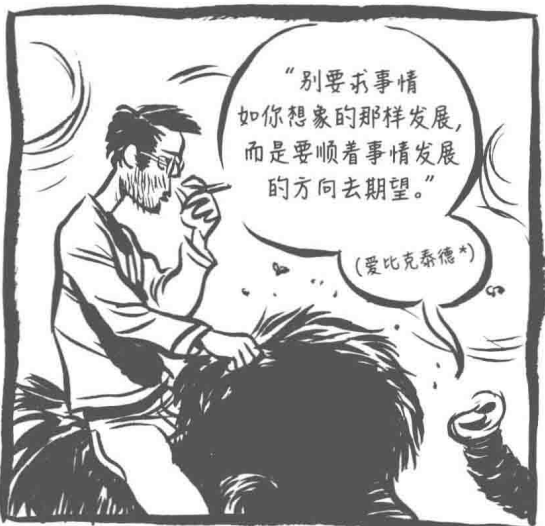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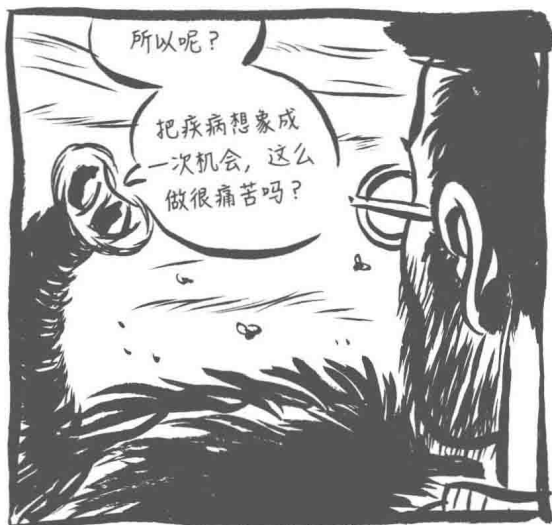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爱尔兰作家，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Aesthetic Movement)的倡导者，作品包括童话、小说、诗歌、戏剧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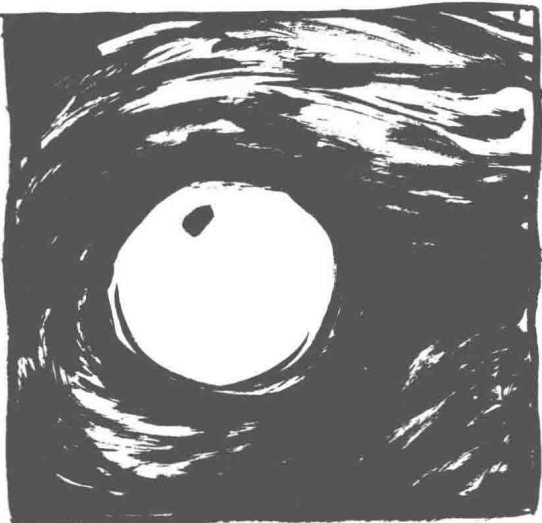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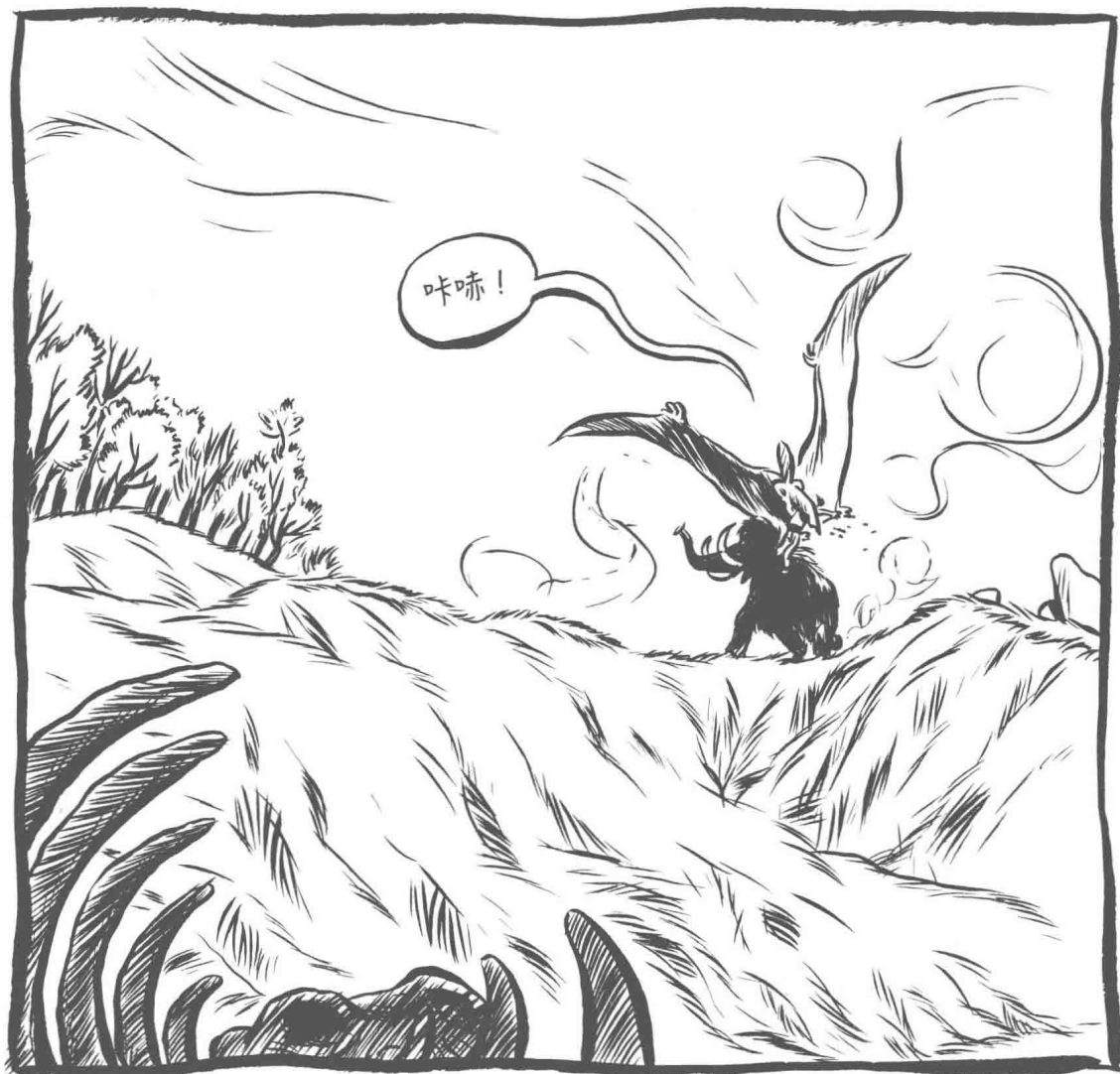
*爱比克泰德 (Epictetus, 约 55—135)，古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之一，是继苏格拉底后对西方伦理道德学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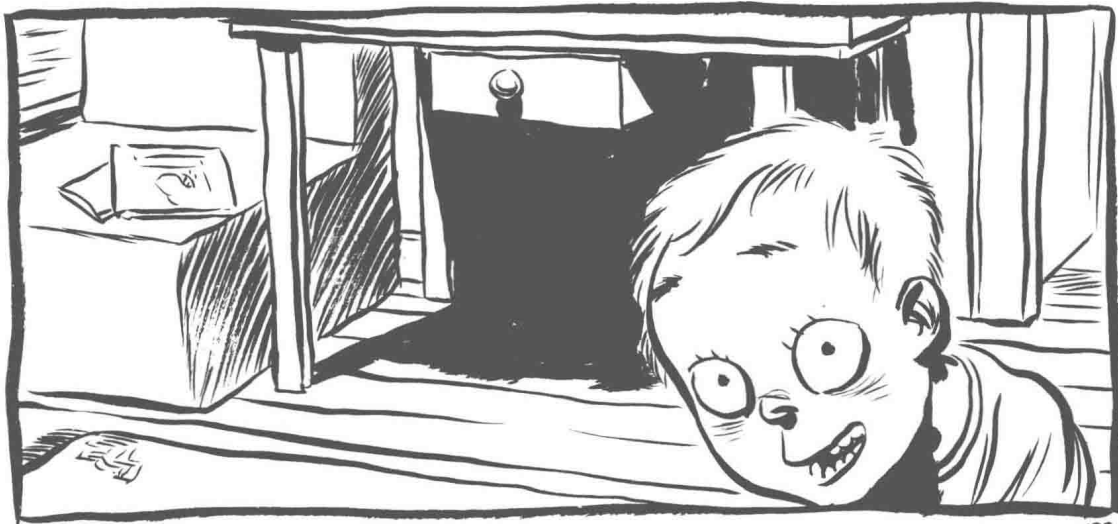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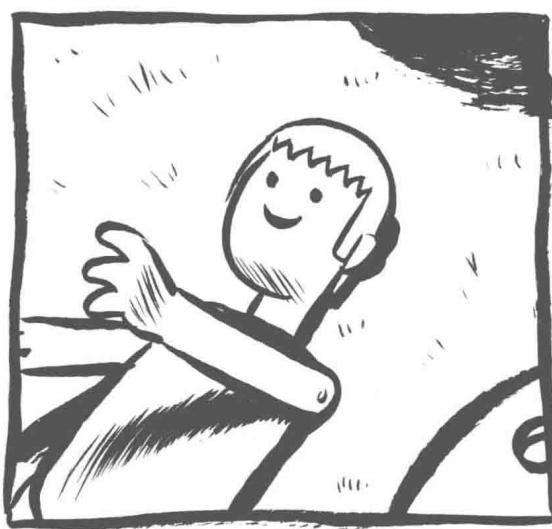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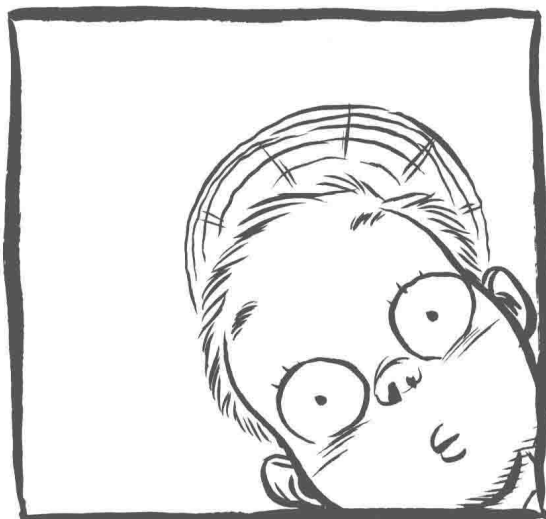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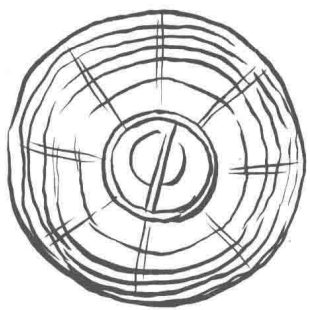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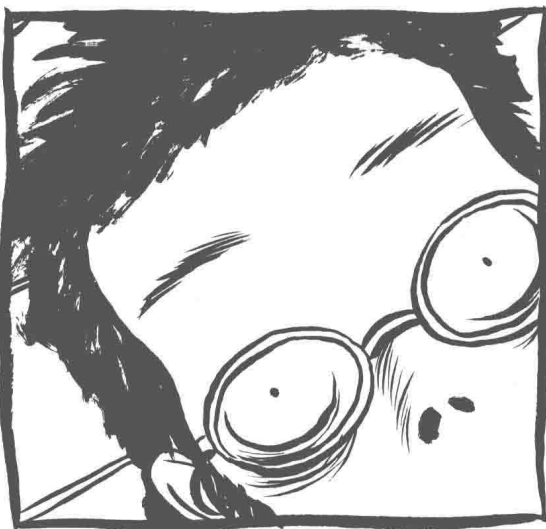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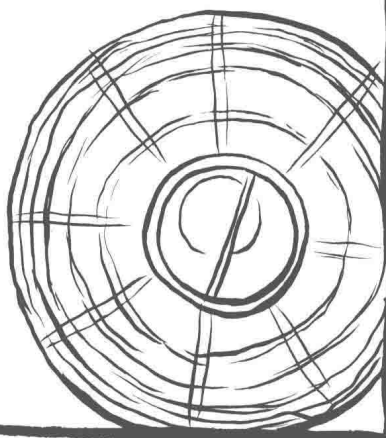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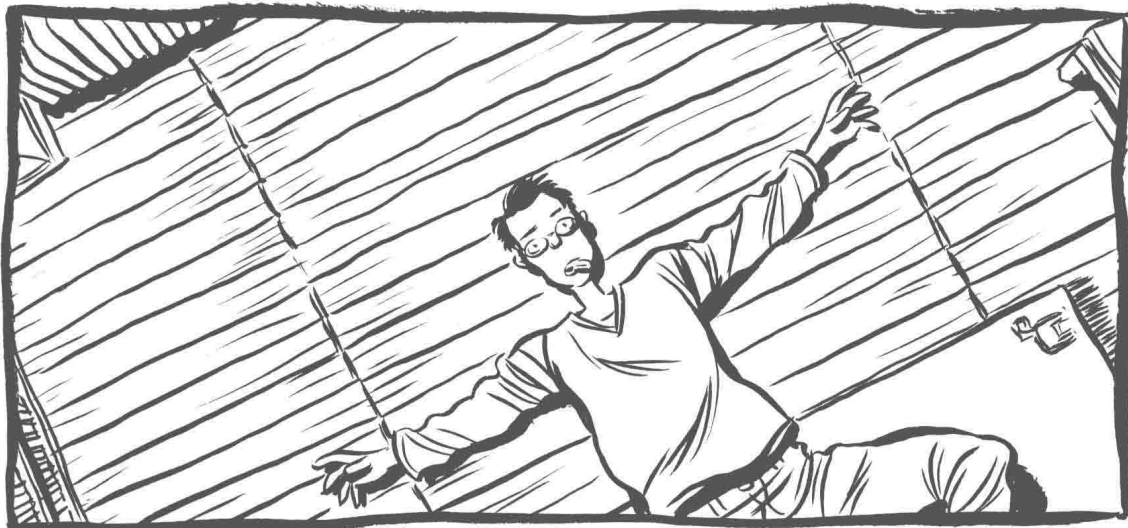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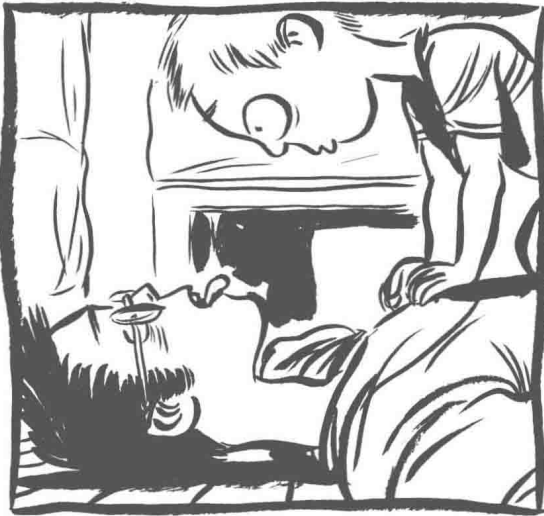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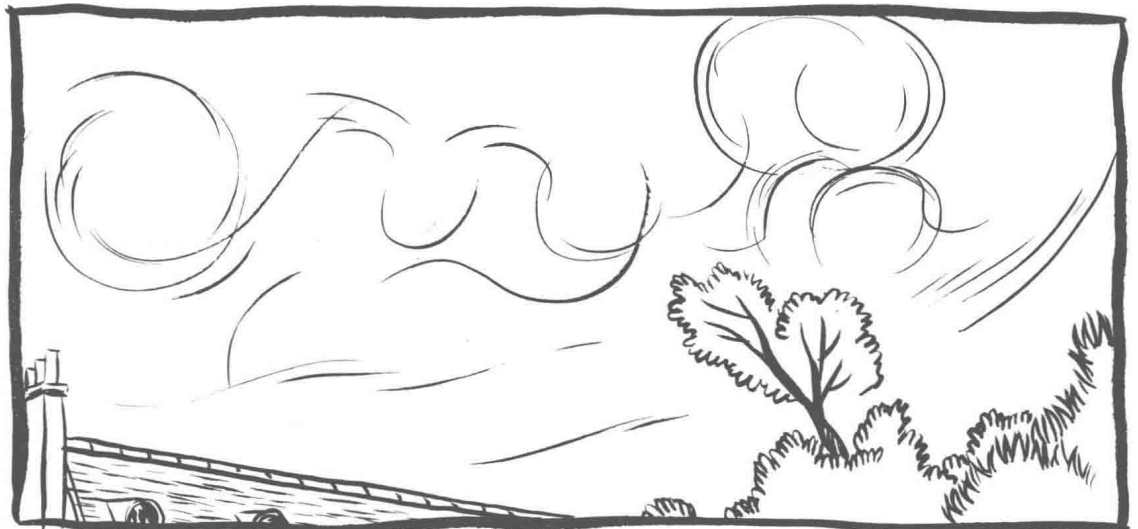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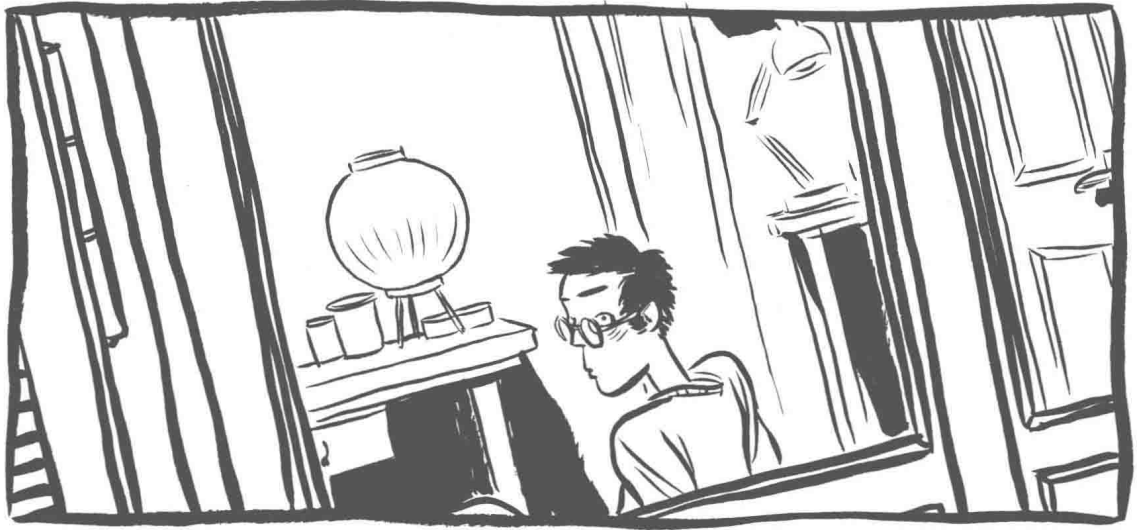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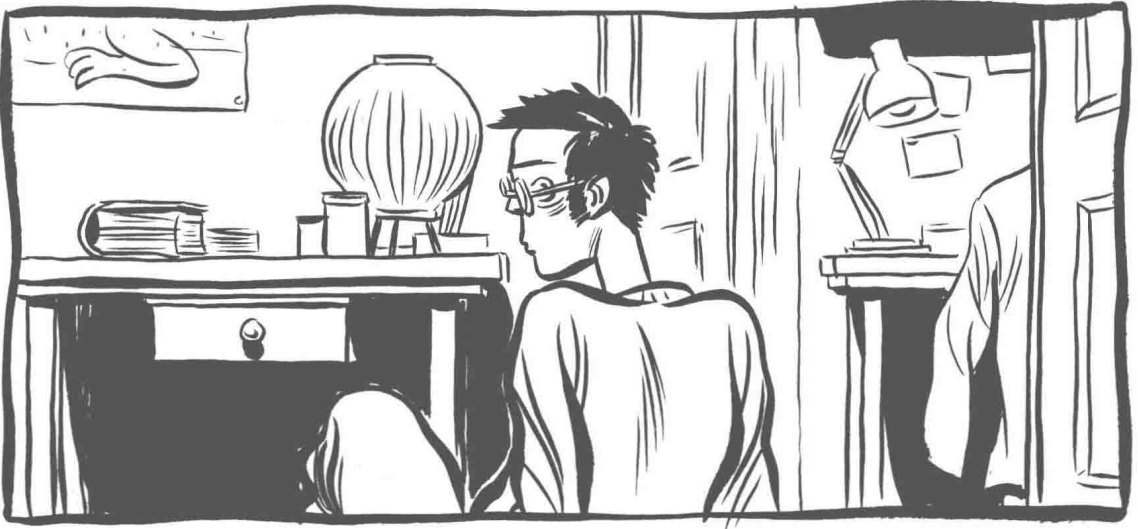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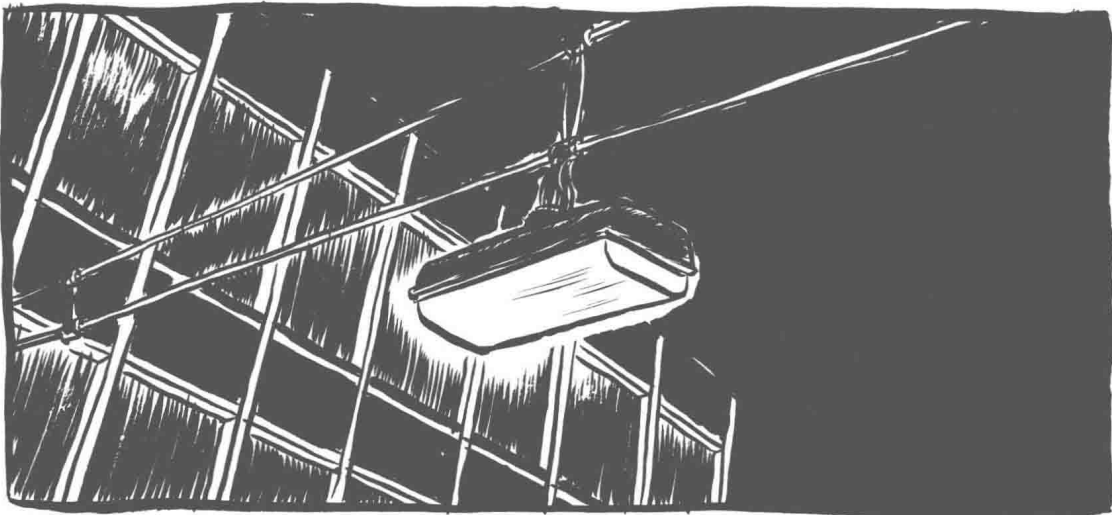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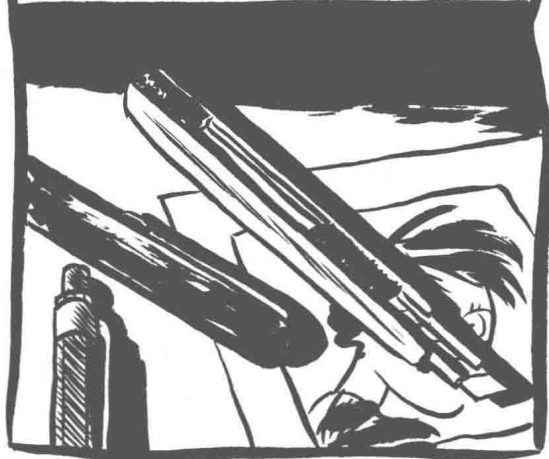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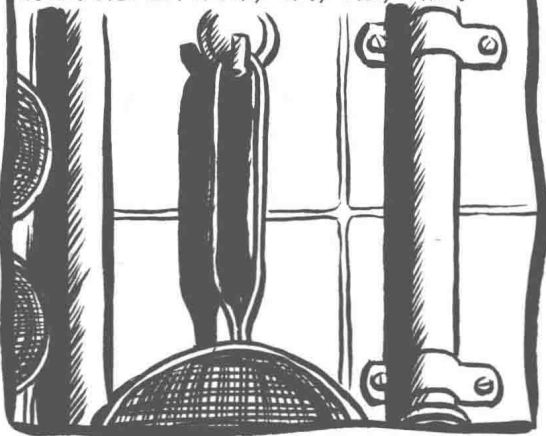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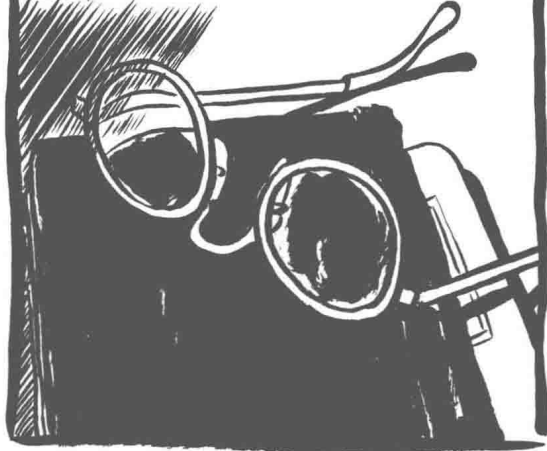
三个月以来，我把我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都画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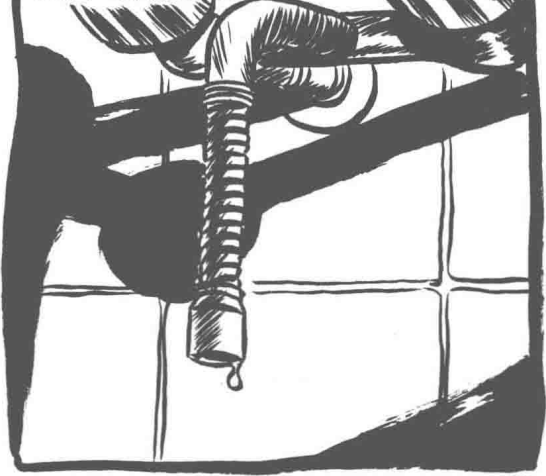
三个月以来，我从各个角度回顾了我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三个月以来，我写，我画，我思考……



我不曾停歇，一直把全部身心都投注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



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在着手开始这项工作时，我认为它会对我整理自己的思绪有所帮助……



我想它能够帮我搞清楚我的欲望和雄心是否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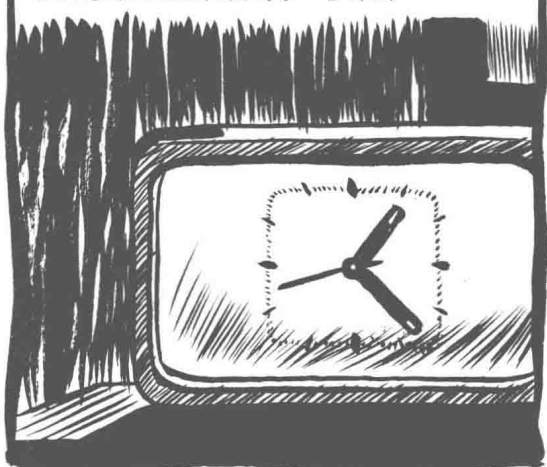
如今我却被耗尽了……



甚至于几乎陷入了沮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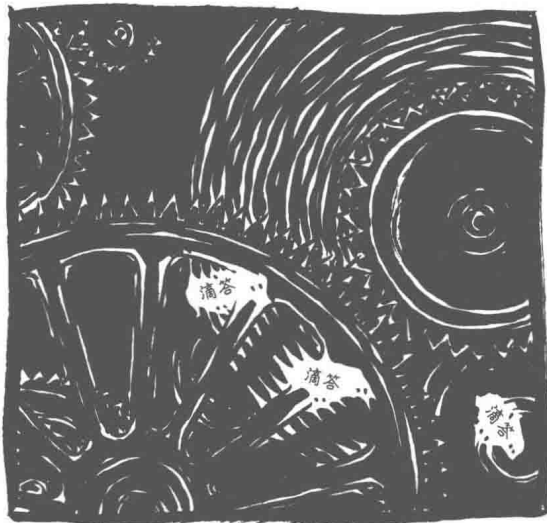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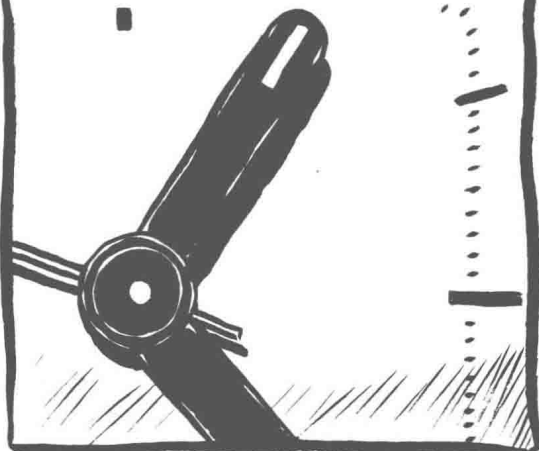
但我觉得我已经收获到了一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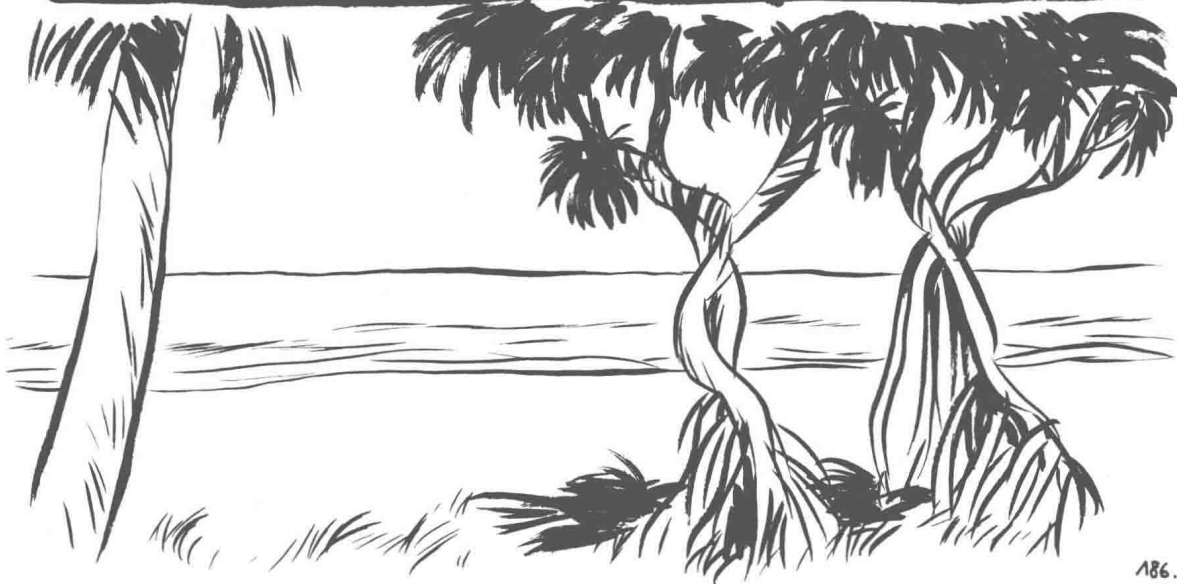
我不知如何解释……如果不能接受这种空虚感，又怎么能意识到路已到终点呢？



现在，这种故事和现实之间的混淆应该终止了。



我需要把自己从这种全神贯注于某一事的生活里释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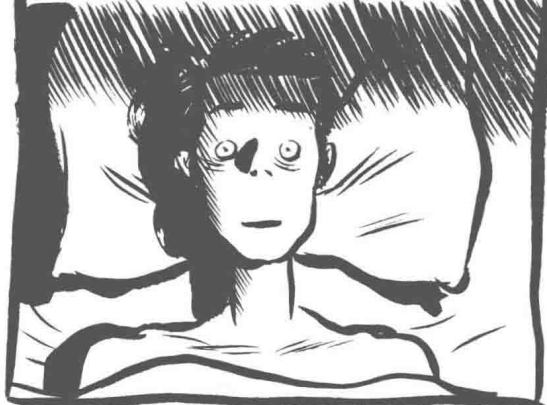
终于，明天，一次我应得的旅行即将开始！



我和卡蒂花了两天的时间把一切安排妥当，尤其是准备好了小家伙要带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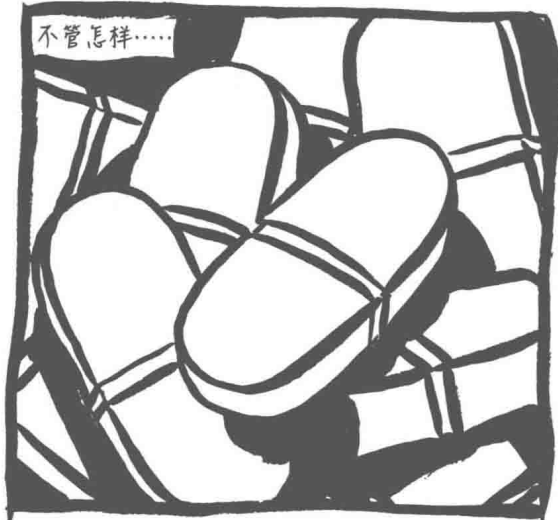
一两件他离不开的小玩具、一两条薄被、抗生素、他的药……我们尽量只带最低限度的必需品，但同时也要确保需要用的都有。



我思考着这将是一段怎样的旅程……有点偷偷摸摸，有点妙不可言，有点心情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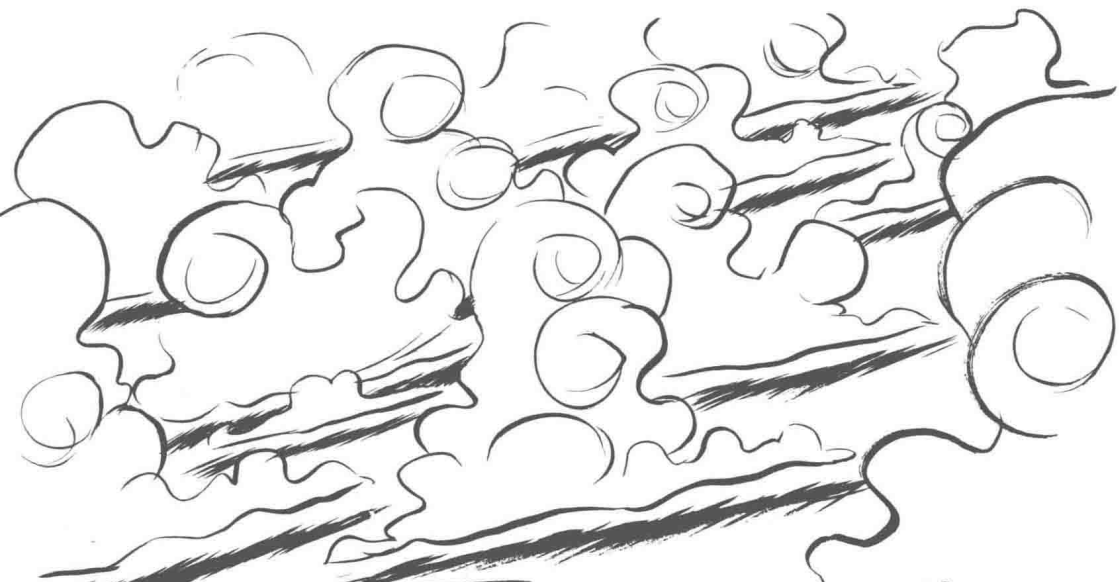


不管怎样……



明天，我将会坐上飞机……后天，我就在曼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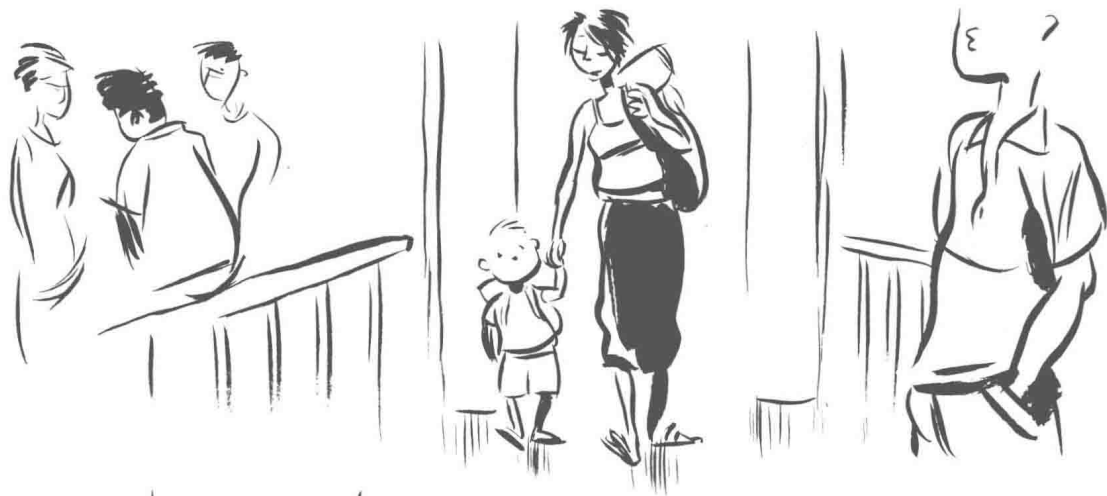




三天之后，她会带着孩子跟我会合，我去机场接他们。接下来如何安排，我们就临场发挥，到时候再看了……



我看见她走进机场大厅，带着那迷人的疲惫神情，脑中充满着焦虑和渴望……



背包里装满了蓝色小药丸……





后记……



最近这段时间，我有点害怕……



害怕什么？
这本漫画吗？

嗯……我觉得这个月
过得好漫长，换工作，
小家伙开始上学，和我
父母决裂……



还有书马上就要
出版了。
太早了，
是吗？

唉！现在的
话……
要是晚
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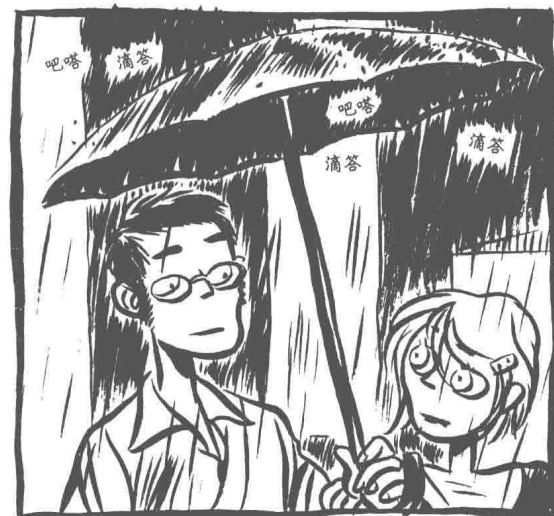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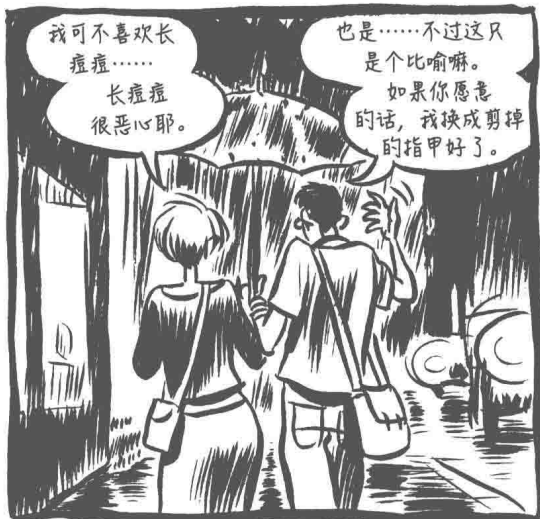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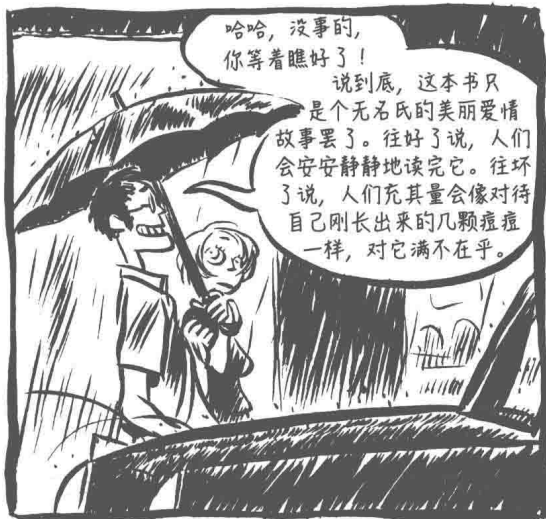


其实，我猜已经是
时候表明我内心的
强烈意愿了，是
时候在对自我的
精神状态毫不怀
疑的情况下明确
自己的立场了。



我只是感到
有点害怕……

我相信自己能
做到，但还是
会害怕……





十三年后

嗨。

嗨。

你是谁？能自我介绍一下吗？

哦，我是你
女儿。

也是妈妈的
女儿。

你今年多大了？

九岁。

九岁半！

为什么你没有出现在这本书里呢？

因为那时
我还没出生啊！

那你希望书里有你吗？

还好吧。

你把我画进了别的
故事里，所以我
不会太介意。

你读过这本书吗？

没完整读过，因为它让我
感觉有点奇怪……

我也不太知道
为什么。

哦？奇怪，怎么说？

就是有一些片段让我看到了哥哥
很小的时候，这让我不太习惯。
还有一段是讲他在医院的事，
我不太喜欢这个……

你有时候会替哥哥和妈妈担心吗？



不太会。只要他们坚持吃药我就不担心。而且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他们。



为什么你没有感染 HIV，你知道吗？



嗯……因为妈妈生我时做了剖腹产？



没错，但这还不够。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安全套，但用安全套怎么生宝宝呢？



我……不太清楚。

那……好吧，这我下次再给你解释。



你想对这本书的读者说点什么吗？



不要害怕 HIV 携带者。别因为他们有病，就觉得他们不是好人。



我爱你，我的小美人儿。

我也是。













不过，危险还是存在的。

它们躲进了我的淋巴结里。

所以我必须定期服药，以免病毒卷土重来。



定期服药困难吗？

困难的是要一直记着，一次也不能遗漏。



需要吃很多药吗？

只有三颗药丸了。

也许不久后吃一颗就行了。



你过得好吗？

嗯……我觉得很不赖。这种病不再是我生活的重心了，我相信我现在过着正常的生活。

只是在人际交往方面有时候会比较复杂。



怎么说？

人们并不比以前知道得更多。我得把事情从头解释一遍，告诉他们医学在治疗这种疾病方面的所有进步。

这么多的信息让人混乱。无知带来了恐惧。



你在这方面遇到过麻烦吗？

还好。

唔，事实上，几乎从没有过。

但我不再解释了，这样简单得多。



说到底，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嘛。

嗯。

我们不在乎。



除了我儿子……我担心他，我希望他能有女朋友，有一切……这是最让我挂心的事。



那我们俩呢？

哦，咳，我们俩啊！

超级棒！

